

社會科學叢書

何炳松劉秉麟主編

俄國合作運動史

季 德 著
吳 克 剛 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社會科學叢書

何炳松劉秉麟主編

俄國合作運動史

季德著
吳克剛譯
吳克剛

商務印書館發行

社會科學叢書
俄國合作運動史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年十月初版

每册定價大洋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季

譯述者 吳克剛 德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上海寶山路五〇一號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商務印書館

Social Science Library
LA COOPÉRATION EN RUSSIE
BY CHARLES GIDE
TRANSLATED BY WU K'É KANG
PUBLISHED BY Y. W. WONG
1st ed., Oct., 1931
Price: \$0.50,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All Rights Reserved

序

吳克剛先生譯成中文的這本小書，內容是兩個大國的合作運動的歷史及組織。這是兩個合作運動最發達的大國：英國及俄國。

這是一件令人大可注意的事：這兩個國家的國情，完全相反，無論在政治方面，無論在經濟方面。一個是經濟的放任主義，「自助」的誕生地，一個是共產主義的國家。一個是工業的，商業的，一個是農村的，一個富，一個窮。但是國情雖是相反，兩國的合作運動，卻同樣的發達！因此我們可以斷定，合作運動，是無論何國，都同等適宜的植物，因為合作是無限國界的確屬於人類全體的。

在中國，合作運動也一定會成功。比較別國，尤其易於成功，因為中國是自古以來，始終實行「團結」及「休戚相關」的國家。合作不過是範圍擴大的家族而已。也不是只有工人，纔能實行合作，是人人可以實行的。三十餘年前，我提議用虹霓的七色，做為合作旗，象徵

一切國家，一切階級的聯合，一九二一年，國際合作聯盟，議決採用。我很高興，想到這個合作旗，不久會在你們的偉大的城市裏高豎起來。希望這個旗會帶給你們和平，給你們一個較幸福的生活！

時常有些中國的青年來訪我，他們到歐洲來，參觀合作制度。我知道你們已經有合作協會，合作學校，及宣傳合作的刊物。已到晚年，行將就木的我，不能希望到你們那裏去，但是我知道我的著作，有幾本已遠游到中國。幸虧有我的著作的翻譯者的熱心，我所散播的種子，會有幾粒，在中國發芽生長——想到這裏，我很高興。

查理·季德

譯者按：這本書本是吾師季德教授，於一九二五年度在法蘭西學院所授的課，由聽講者速記下來，刊印成書。因為英俄兩國的合作運動史，是在一個年度裏講授，所以合訂成一本。譯者覺得兩國合作運動，性質並不相同，決定分開出版。不過寫信給季氏時，忘記特別聲明，使他寫的序裏，仍說到兩國國情的不同。這是應該向讀者聲明的。

還有一層，因為郵局的延誤，使季氏的序，寄到時，上半部英國部分，已經付印，所以在此地發表。

序

三

俄國合作運動史目錄

序

第一章 俄國革命前的合作運動	一
第一節 俄國合作運動的起源	一
第二節 合作運動的進步及趨勢	九
第三節 歐戰期內俄國合作運動的猛進	一六
第二章 多數黨革命後的合作運動	一三三
第一節 馬克斯與合作	一三三
第二節 列寧與合作	二九
第三節 共產革命後的合作運動	三三

第四節	強迫合作——列寧與老合作運動者分裂	三九
第五節	國立合作社	四八
第二章	新經濟制度下的合作社	五四
第一節	強迫合作的失敗	五四
第二節	恢復自由的合作	五七
第三節	政府與合作社聯合抵抗私營商業	六四
第四章	消費合作的各種形式	七五
第一節	全俄消費合作社聯合總會	七五
第二節	工人合作社	八〇
第三節	居住合作社	八五
第五章	土地問題	一〇〇
第一節	土地的缺乏	一〇〇

第二節	米爾制度	一〇四
第三節	土地革命	一一六
第四節	農業合作	一二六
第五節	農村合作的現狀	一三五
第六章 俄國合作運動的現狀		
第一節	統計	一四五
第二節	俄國合作社的生活	一五一
第三節	合作教育	一五七
第四節	婦女合作運動者	一六〇
第五節	俄國合作運動的缺點	一六四
(附本書譯名對照表)		

俄國合作運動史

第一章 俄國革命前的合作運動

第一節 俄國合作運動的起源

俄國莫斯科式的合作運動，與英國羅去載爾式的合作運動，完全不同。這種共產主義的合作，是在多數黨革命後，纔實行的。不過要了解牠，應該先知道革命以前的合作運動的歷史。

合作運動，在俄羅斯這個國土裏，似乎特別適宜。俄國民族的固有的道德性，親愛，易於團結，使合作組織，容易實行。俄國人互相稱呼，用「托發里虛」(tovarich) 這個字，比法國人用的「公民」，甚至於「同志」，都親愛得多。在俄國城市裏，一位路人，走近你的身邊，好

像老朋友似的，與你談話，是極其常有的事。有時候，會有一位不識字的女人，拿一封信，請你唸給她聽。有時候——我在莫斯科，遊覽某博物館時，就遇見一位——會有一位農夫，穿了粗布工衣及楊樹皮編製的長靴，很和善的來問我一句話，我當然不懂，同伴告訴我：「他問你是不是共產黨黨員。」如果在巴黎，羅佛博物院裏，一位老先生正在那裏忙着觀畫，有位工人，跑去問他是否共產黨，大家一定要十分驚愕駭異了。

非但外表如此親睦，合作的實行，在俄國確已很久了。

這種合作，有兩種形式，一是米爾 (mir)，一是阿台耳 (artel)。

大家知道，「米爾」是一種農區。土地歸農區共有，分配給全區居民，每若干年，重新分配一次。雖然各人分去的田，各自耕種，但是在「米爾」組織之下，強迫他們有一種互助的組織。

一八六一年，農奴制度廢除以後，農奴自贖，應付的錢，農區要負責償還，「米爾」這個事實上的團體，牠的「休戚相關」的性質，已得到法律的承認了。

有了米爾，進而實行合作，自然容易了。

另外一種團體，名「阿台耳」，等於法國的勞動合作社，也很普遍。關於阿台耳及米爾，後面還要詳細述說。

不過，俄國民族的特性及習慣，雖是適於合作，但是另外一面，也有許多阻礙，使合作運動，發生困難。

第一層，是俄國人口的極其分散。全國都是些小村落，彼此間的距離極遠。

人口的稠密，也是合作運動的發生及發達的條件之一。星星點點的分散在極大的面積上的人口，是很難結成團體的。

俄國這些村落，非但極其分散，而且極其貧乏。無論是消費合作社，生產合作社，或是信用合作社，便是最小的，也要有一點資本。而俄國這些村落，很難用招股的辦法，集得資本。

還有一個原因：即是缺乏知識。我曾說過，合作運動，不該是知識階級的特權，全世界的合作運動，已經證明，便是最愚蠢人，也可以變成最熱心的合作主義者。不過，如果社員不能

閱讀合作期刊及小冊子，甚至於不能看合作社章程的條文，甚至於連信也不會寫，則知識的缺乏，確足以阻礙合作的發展了。

還有飲酒的習慣。從前的俄國，酒由政府專賣，每年收入極多。人民不能開設酒館，賣酒供客，這是犯禁的。不過政府是可以公然出賣。

法國人到烟草局裏去買郵票及烟草，俄國人則到政府設立的機關裏，去買成瓶的酒，到飯店裏飲，或就在街上飲。逢了有市場的日期，許多農民上城，買了預備飲一星期的酒，就做一次飲完，以致死了一般的醉倒路上。

飲酒的習慣，對於合作運動，是不利的，所以比利時等國的合作社裏，是絕對不賣酒的。俄國這些農民，所得金錢，完全用以買醉，顯然不會去加入合作社的。

這些阻礙以外，還有一個最大的：即是官廳及政府的仇視。許多年間，他們盡力阻礙合作運動的發展，使牠不能成功。

在一切國家裏，政府如果專制，合作社一定被疑懼，時常被壓迫，這也是合作社的光榮。

呵！

我們法國人，卻也沒有責罵俄國的資格。在法國殖民地裏，我們的政策，與從前的俄國完全一樣。馬達加斯加，印度支那等法國殖民地，土人通常是沒有組織合作社的權利的。可是便是在殖民地裏，移民及土人，最受奸商們的掠奪。

在德國的信用合作社，已極發達的時候，俄國政府，竟不許俄國人模仿，認為危險。一八六〇年，許爾志要在里加——當時屬於俄國——城裏，演講信用合作，曾被政府禁止。

俄國政府，雖想關閉這個俄德交通的要道，里加，但是於一八六五年，這裏首先成立一個消費合作社，合作運動，仍是由這個門裏輸入俄國的，不過有人說，首先設立合作社的，是烏克蘭。

一八六五年這個年代，是很可令人注意的。因為很奇怪，許多別的國家的合作運動史裏，這一年都很重要。便是法國，許多重要的消費合作社，也都是在這一年發起的，許多至今還存在。在經濟的及社會運動裏，許多事件，各地同時發生，這裏也是一個好例。

自一八六五至一八七五年，俄國合作運動，逐漸擴大，開始的時候，情形極好，好像可以毫無阻礙向前進步了。便是因為沙皇政府的仇視，當時革命的知識階級，對於合作運動，十分熱烈的參加，他們認合作是社會主義的實際的組織。甚至於那些有自由思想的人，也熱烈的參加。

俄國合作運動的最初的宣傳者，這些知識階級的姓名，我用不着一一敘述。只舉出一個人的歷史為例，我與這位，時常通信，頗有來往，這人名巴林，是烏克蘭的哈科佛人，他在書店裏做事，因此可以有機會讀書研究，關於合作的知識，極其淵博。他並且遊歷過西歐，參觀過英國的合作社。因為他的外國文的智識，被任為哈科佛大學圖書館的助理。他演講過幾次合作。不過有一次，演講以後，主教認為他的話太危險，於是在俄國教會最高委員會（Saint-Synode）的高等檢察官，朴比多諾斯柴甫那裏告他。這個官，許多年間，慘殺虐民，其權勢與從前西班牙懲罰異教徒的「大法官」一樣。朴氏遂寫信問哈科佛的省政府，巴林是個怎樣的人。省長回信中的一段，引在下面，十分有趣。可以看出當時俄國官廳，對於合作

運動的感想。

「巴林對於合作，十分重視。他讀過許許多多關於合作的書，現在還是閱讀。結果是使他盡力想在經濟活動的每個部分裏，全都實行合作，以使人類全體，人人幸福——這一點，確實明顯的證明他是一個瘋子。」

「在地方的報紙上，登載他的演講內容，毫無道理，而且與共產主義者及法郎斯台派 (Phalonsériens) 的主張，頗相近似，既在報上公然登載，也許大眾以為這種演講會得教育官廳的許可，我於是將他的第二次演講禁止。巴林的神經，既是有病，演講這種事，當然絕對不是他所能做的。」

他於是被解職，仍在一個商店裏，找到一個職員的位置，不過他一點也不瘋。我每想到他，總覺得很可親愛。可是我要承認，他可以算是一個「熱狂者」。一八八七年，法國合作社在都爾舉行全國大會，他曾寫來一封長信，引幾段來可以證明。這信太長，只能引一兩段：

「俄國民族，這個挨苦受罪的民族，正在黑夜中走着，只有幾個電光，或東或西，來指

導我們。但是電光強烈奪目。你們——這些法國的合作主義者，則給我們以純潔的光，照耀着我們前進……。」

「我寫此信，向你們表示，我們的感情是一致的，我們是聯合在一起的。我很高興：想到我們的——俄國人與法國人——理想是一樣的。正如我仰觀天上一顆星時，我很高興：想到遠方的兄弟，也在那裏觀看。」

「我在聖彼得堡，第一次遇見一位最初的合作主義者費來斯查金時，當時他還年輕，剛纔開始宣傳合作，他的清明而誠懇的眼光，使我大受感動，我遂問他：『在你的合作社裏，奶酪造得好嗎？』——他回答道：很好，因為我是一個好合作主義者……的確確，合作主義者，都是些好人。上帝也是贊助他們的。他們的仇敵，有什麼辦法呢？」

* * * * *

這幾段話，可以證明，當時俄國提倡合作的人，思想是怎樣的玄妙。

不過這個熱情，前後只有十年。十年以後，一八七五年，可以說是已經消滅了。此後三十

年間，是俄國合作運動的停頓時期；甚至於可以說是退步時期。我不知道究竟爲什麼；也許俄國政府，加倍的壓迫。看見這些知識階級，對於合作，如此的熱心，使政府當然要摧殘合作運動。也許剛剛相反，當時馬克思主義，漸漸盛行，知識階級，多被引去，因此對於合作，漸漸冷淡下去。

第二節 合作運動的進步及趨勢

在合作運動，停頓不進的時期，政府的壓迫，也漸漸的減輕。最大的原因，是因爲饑荒。一八九一年及一八九七年，俄國發生過兩次大饑荒，使俄國人民，苦痛萬分。

大饑荒時，官廳毫無辦法，救濟人民，饑荒過後，當然很不容易再去禁止人民，組織合作社，使他們能够多得點食物，或使價錢便宜點。後來只好規定一個法律，承認合作社的章程，從此以後，合作運動，總算不是違法的了。

不過政府所承認的，起初只限於信用合作社，因爲一切政府，對於信用合作社，總是不

大懷疑的。信用合作社的目的，確是不過保護農民，制止當時害及全俄的高利貸。政府對於這個問題，也不能絕對的毫無關心。於是設立一個特殊銀行，借錢給這些模仿德國式的信用合作社。

對於消費合作社，還躊躇了許久，不過後來也終於退讓了。

一九〇五年，日俄之戰，俄軍敗後，俄國會起過一次革命，但未成功。當時的軍隊忠於政府，極其慘酷的壓伏革命者。不過沙皇政府，雖然勝利，但也不得不稍稍讓步。

就在這一年，嘗試一次議會政體，召集杜馬（*douma* 俄國議會名）但是不久就取消。這個新的政治傾向，對於合作運動，當然有利。所以一八九五年後，合作運動，又開始發達，這一次，不再停頓了。三四十年前，每年新設的合作社，至多只有二十，三十，或四十，一九〇五年後，每年新設合作社的數目，動以千計。

一九〇五年，俄國合作社，共有五千。內中消費合作社，只有一千。其餘的，都是信用合作社及農業合作社。一九一四年，歐戰未開始以前，合作社數，竟在三萬以上，內中消費合作社，

竟有一萬。

這樣看來，俄國合作運動，是在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一四年間，組織完成的。在這個時間內，陸續設立下列各種機關：莫斯科合作銀行（一九一一年成立）各省區聯合會（一九〇八年）在省區聯合會之上，復成立合作社聯合總會。

從這個時候起，合作社開始舉行大會，這是俄國政府所最怕的。因為人民所舉行的大會，是任何政府所害怕的東西。

第一次合作大會，於一九〇六年，在下諾弗哥羅開會，第二次於一九〇八年，舉行於莫斯科。開大會時，受警察的嚴重監視。開了幾天，警察覺得這個會開得太久了，於是把牠解散。雖然如此，究竟也開了幾天。關於俄國合作的希望及要求，也曾加以討論及決議。便是在這第二次的合作大會裏——這是一個重要的歷史事件，值得注意的——俄國合作社，決議採用羅去載爾式的章程。在這個時期裏，直到一九一七年革命，俄國合作社，其實也與全世界任何國家一樣，完全採用羅去載爾式，遵守牠的著名的原則：每位社員，只有一票權；剩餘

分配，不依股份多寡，而依購物多寡；現錢交易等等。

不過俄國合作社，雖然採用羅去載爾式的老原則，但是便是在當時，已經有幾個特點，可以看出與羅去載爾式不同。這些特點，至今還存在。

第一個特點，俄國的合作運動，是一個偏重農村的運動。俄國的人民，百分之九十，住在鄉間，這個比例，是全歐洲，甚至於全世界，任何國家所不及的。合作運動，自然遂有了同樣情形，十分之九的合作社，是農民組織的。

這是一個希奇的事。因為合作運動，與工團運動一樣，通常是在都市裏發生的。不過也有幾個國家，如芬蘭及丹麥，消費合作社，大多數是在鄉間。

俄國合作社的第二個特點：就是合作的一切形式：生產的，消費的，信用的，農業的等等，都非但彼此親睦，而且混合一起。在別的國家，彼此是完完全全分立的。

舉法國爲例，消費，生產，信用這三種合作社，非但組織方面，完全分開，而且可以說是有點互相仇視的。

信用合作社，是些地主們組織的團體，一點社會主義的理想也沒有，一點也不想去廢除工錢制度，消滅利潤。

至於生產合作社，則代表一種勞工的貴族階級，他們對於消費合作社，有點輕視，認爲不過是些商店。而消費合作社，也有點輕視生產合作社，認爲是些僱入資產階級的工人。

在俄國，情形完全兩樣。這三種合作，完全混合，尤其是生產合作社與消費合作社。發起的時候，或是生產合作社，或是消費合作社。但是漸漸的增加他種性質，到了後來，一個合作社，包括一切。

舉一個例。在西伯利亞，許多年前，一八九一年，成立一個製造奶油的大合作社，十分發達，竟將資本主義的公司，完全打倒。生產奶油，非但在俄國銷行，而且供給歐洲各國，銷到英國。這個大合作社，起初的時候，本是一個農業生產合作社，但是後來竟變成同時又是消費

合作社。因為牠在西伯利亞所有的城市裏，完全設立店鋪，凡是社員——加入這個合作社的農民——的必需品，全都齊備。

另外一面，許多合作社，初成立的時候，本是消費合作社，後來開設工廠，生產種種物品。這些物品，衣服，刺繡，皮革，鞋履，木器等等，本是「阿台耳」的範圍。

我述英國合作運動史時，曾舉出一個大危險：第一層，消費合作社與生產合作社間的衝突，第二層，在合作社裏服務的職工，與消費者間也許有的衝突。這個危險，在俄國，因為各種合作，混合一起，是不會發生的——至少現在是如此。勞動者，在合作社裏，或是生產者，或是消費者，都是同夥，彼此間，一點衝突也不會發生的。

* * * * *

第三個特點就是俄國合作社的組織，上下不止二層，共有三層，甚至於有四層。

在英國及其他各國，都只有各地的第一級合作社，上面是購買聯合會，即是批發合作社，在英法兩國，雖也有省區聯合會，但是並沒有獨立的生命。但在俄國，這些省區聯合會，是

真正的獨立的團體，尤其是這些包括一個共和國的——蘇俄聯邦，是幾十個共和國組成的——全國聯合會，如烏克蘭聯合會，外高加索聯合會等。至於全俄合作社中央聯合總會，是從前的莫斯科省區聯合會升任的。名生特羅索俞斯（Centrosyus），意即中央聯合會，是個世界有名的團體。

俄國合作運動，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對於教育，感到需要甚切，異常熱心。在一個多數人不識字的人民裏，能够如此，極其難得。沒有一個合作社，至少沒有一個省區聯合會，不設立圖書室，舉行講演會，出版宣傳刊物的。在法國未添設合作課程以前，俄國早有了。

在這個時期裏，關於合作的外國書，全都譯成俄文，如果我可以舉一個個人的事為例，我的關於合作的書，在俄國的銷路，大於法國本國十倍——恐怕還不止十倍。其他英文法文的合作書，也無不譯成俄文。這些書，如果太長，則分開發行，印成許多小本子，銷行份數，動以萬計，十萬計。

還有一層：其他多數國家的大學教授們——如法國的，甚至於英國的——對於合作

運動，極不注意。或則帶着驕慢的口氣，說幾句漂亮話。而俄國的重要的經濟學家，聖彼得堡的科發來烏斯基，莫斯科的渥水羅夫，哈科佛的菜費次基，以及亡命英國的柴科甫斯基等，對於合作運動，都是十分熱烈的同情。在俄國革命以前，他們已經認為合作運動，會是俄國國家生命的一個大要素。

第三節 歐戰期內俄國合作運動的猛進

一九一四年，歐戰發生。俄國民族所受的苦痛災難，比較其他各國，格外利害。戰爭期內，俄軍死亡數目，究竟有多少，怕永遠沒有人知道吧！非但在戰場上，而且在人民裏面，到處有許多犧牲。在多數黨革命前，全國到處混亂，纔引起革命。

不過這次戰爭，為害雖烈，但確有一個好影響，就是促進合作運動，各國都如此，尤以俄國為甚。原因到處是一樣：物價飛漲，貨物稀少，使人民不得不求救於合作社，視為一個避難的地方。加入合作社，以得到較便宜的食品，至少可以自信不受奸商的欺騙，一般投機漁利

者的掠奪。在俄國，還有幾個特別的原因，使合作運動，猛然進步：

第一個原因：鄉間農民，受歐戰影響，大大的致富。在法國等別的國家，農民及地主，受戰爭之賜，收入雖然也很增多，但是在俄國，盧布價值，戰事初起，立即大跌，農民不久，就不用紙幣，向他們買糧食，一定要給他們有實價的物品。當時所行的，是以物易物辦法。城裏的人，想得到食物，帶了空袋，到鄉下採辦。他們身邊不能帶紙幣，而帶最貴重的物品，或想起來農民喜歡的東西：家具，聖像，首飾，杯盤，華麗衣服等等。歐戰三年，資產階級的家裏的貴重物品，完全送存農夫的家裏。從前因為貧乏，缺少資本，使合作運動，大受阻礙，或無從進行，到了此時，這個阻礙，大加減輕。農民們此時，發起消費或信用合作社，比較以前，可以容易些。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飲酒的習慣，在歐戰時，完全消滅。俄皇曾下過一道上諭，取消酒的公賣。這件事，至少表面上，似乎可以算是大可贊揚，簡直可以恢復這個不幸的皇帝的令名。不過事實上卻不是這樣。據說，所有到軍隊裏來的新兵，無不大醉，俄皇政府纔不得不決定禁酒。還有一層，酒的公賣，收入雖大，大概每年有十萬萬金盧布，但是戰爭費用，以千萬萬計，

在這個大海裏，區區酒的收入，也很有限了。無論如何，合作運動，因此得到不少利益。農民拿到城裏去買酒的錢，可以剩下來到合作社去買東西。

最重要的，是官廳對於合作社的種種限制，在歐戰時，完全取消，非但如此，而且政府努力獎勵合作社。甚至於將合作社，在一定範圍內，變成供給人民糧食用品的中立。不過成立合作社，一定要預先得官廳許可，這個限制，直到俄皇政府末日，還未取消——是開倫斯基政府於一九一七年三月二十日取消的。

有了這些原因，所以在歐戰時期，合作運動，有極大的發展。在一九一四年，戰事初起時，消費合作社數目，共計一萬，三年後，一九一七年，革命以前，已增加到二萬。當時合作社數，共計四萬六千。

一九一七年，自二月俄皇退位至十月革命，這個短時期裏，所謂開倫斯基政府時代，是合作運動最興盛的時代。甚至於有些合作運動者，加入組閣。在開倫斯基內閣裏，有七八位總次長，是合作的實行者或運動者。內中有一位柴耳漢，是俄國消費合作社的一位先驅者。

不過合作運動者，居高位，出風頭，非但俄國如此。在戰爭期內，以及戰後，許多國家，都有些合作運動者，握得政權，參與政務。大家知道，波蘭共和國總統，胡傑也學烏斯基，也是一位合作運動者，曾任瓦沙一個最大的合作社社長，還有法國的多瑪，也曾任軍備部總長，後來改任國際勞工局局長。他始終是位合作主義者，至今猶然。

不過在我看來，合作主義者，加入政府，握得政權，發生這個弊病，就是使合作運動，走入政治旋渦中。尤其是在俄國，結果最壞。

一九一七年三月，在莫斯科舉行合作大會。到會合作主義者，關於合作社應否參與政治這個問題，曾有十分激烈的辯論。這些老合作運動者，直到當時，領導合作運動的人，反對參與政治。內中有一位是托托米安次教授，他當時在莫斯科講授合作，現在還是一個合作的大宣傳家。他們主張，俄國的合作社，應該與英國及其他歐洲各國一樣，也嚴守「中心」專去借給俄國人民的必需品，組織一般有良心的人，從事社會改造，這個事業，已經够重大

了。

但是在大會裏，也有許多人，意見相反。他們主張參加政治，理由矛盾得很奇怪。說是正要使政府，不被政客們把持。

有幾位動人的演說家，抱這種主張，內中有一位女子，格斯卡瓦夫人，大受歡迎。主張最力的，是一位經濟學家，當時俄國經濟學者中，他是最著名的，即巴南諾烏斯基教授。他的名字，是一切經濟學家所曉得的，尤其因爲一本關於「經濟恐慌」的書，已譯成法文。直到當時，巴氏本是主張合作運動，應守中立的，到了那時，卻宣言道，在這非常的形勢之下，他主張改變，也贊成合作運動，決然參與政治，以指導這個新設立的共和國。

不過他們這次主張的，不過以爲：合作社對於選舉，應該注意；對於民衆，應給以政治的教育。

但是在同年第二次合作大會裏，（一九一七年十月十七至十九日舉行的）多數黨革命，不久就要勝利，這個時候，他們的主張變了。大會議決，推舉候選人，參加選舉，直接代表

合作社，與多數黨及少數黨，均不發生關係。提議案中，有下列一則：

『在這「憲法議會」選舉的時候，我們以為，我們合作主義者，應該在別的政黨推舉的候選人以外，也推舉一批候選人，參加選舉。我們覺得有這樣辦的責任。可是我們也覺得這個責任，是極嚴重的，因為我們知道，從此我們就不得不參加這個爭鬪，這個已經引起這樣多的災害的爭鬪。不過參加選舉競爭的各黨，沒有一個大膽的走我們所認為好的路，使我們不能不這樣辦。』

合作運動，站在互助立足點上，創造經濟生活的新制度，因此促進一個社會主義的大理想之實現。我們要贊助這個主義。

在社會黨黨員裏，有許多可以算是我們的朋友。但是在他們的黨裏，在他們所提出的一批候選人中，與這些朋友們一起，另有許多人，要把俄國走在這種路上去：我們以為，會使俄國衰滅。我們因此不能選舉他們。

另外還有一個理由，使我們不能選舉現存的政黨的候選人，就是在這要去改造俄

國的「憲法議會」裏，不該盡是政客，還該有些實際做事，已有多年的，確有專門才幹的人。」
 這個提案，大多數通過。便是托托米安次也贊成。

很明顯的，投票贊成這個提案的，希望新政府的政權，會在合作主義者的掌握中。他們的野心，是將新俄國及合作的命運，聯合一起，兩方面都得到最大利益。個人的虛榮，他們是一點也沒有的。

俄國合作主義者，並非共產黨，也非馬克思主義者，並非不久就要發動政變的政黨。不過他們社會主義的色彩——甚至於是紅色的色彩——是極濃厚的，比較其他任何國家，便是比國，都要濃厚些。巴南諾烏斯基教授，在當時就說過：「俄國只有兩個階級，一面是勞工羣衆，一面是有產貴族，這種情形，在革命的立足點上說，比西歐各國，要好得多。那裏有一個中產階級，立於緩衝地位，將他們的「愛秩序愛財產」之毒，傳染給無產階級。他因此預言，社會革命，在俄國可以一定成功。」

他馬上就可以滿意——而失望！兩年以後，他就死了，據說是因為貧困苦痛而死的。

第二章 多數黨革命後的合作運動

第一節 馬克思與合作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六日，公認爲是共產黨革命的日期，現在是俄國國慶日。這一天，羅拉鐵甲艦，橫泊在涅發河上，砲擊皇宮，滅服了最後的抵抗。

共產黨從此執政。關於共產政體的好壞，我此地不必說。我們現在，只談合作運動。不過站在合作的立足點上，應該發這個問：就要去實行的理論，對於合作，是反對的呢，還是贊成的？

大家知道，蘇維埃共和國，在經濟方面，社會方面，自稱實現馬克思主義，而所有的首領們，自列寧起，都是馬克思的熱烈的信徒。自一九一七年革命以後，俄國的經濟的進化，完全依馬克思的教條。因此不可不知道馬克思對於合作的意見，究竟怎樣。

大家時常說，馬克思對於合作運動，極其輕視，甚至於認為與真正的社會主義，毫無關係。這句話並不十分正確。

第一層，馬克思死於一八八三年。在這個時候，消費合作，還不十分發達，還很難說是一個社會運動。後來大家說的「合作共和團」，當時決不敢夢想。馬克思活着的時候，所看見的合作，只是勞工生產合作社及信用合作社。生產合作社，當時在法國，自一八四八年革命後，已經很發達。信用合作社，當時在德國，進步極速，意大利也開始設立。這兩種合作運動，確是與馬克思主義完全相反的。生產合作社的野心，不過幫助工人，變成自己的東家，而信用合作社的目的，則扶助及維持小產業。

不過便是消費合作，也與馬克思主義完全不一樣。合作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主張，很不相同，下面將重要的異端，一一述說：

第一件，馬克思心目中的爭鬭——馬克思主義，自然一樣——是資本與勞工的爭鬭，工人與東家間的爭鬭。而合作主義者心目中的爭鬭，則是消費者與商人間的爭鬭。這個出

發點的不同，結果十分重大。因為資本階級與勞動階級的衝突，當然要引起階級爭鬥，而有激烈的性質。合作主義者所說的消費者與商人間的衝突，則完全相反，看去不過是一種討價還價行為，一點也不激烈。階級的觀念，在此地，一點也沒有——完全相反！因為消費合作，將買者與賣者，結合起來，衝突的機會，從此消滅了。

如果站在理論的立足點上說話，馬克思主義與合作主義的目的，表面上好像是一致的，都要廢除利潤。可是馬克思，以他的驚人的辯證法，所分析的利潤，與合作主義者所要廢除的利潤，完全兩樣。馬克思所批評的利潤，是工錢制度所產生的利潤。即他所謂「剩餘價值」。這個名詞，現在已十分有名，他下的定義如下：「工人所做的工作，有一部分，包含在生產品的價值裏，來付給工人的，即是剩餘價值。」這就是馬克思所反對的利潤——「不平的祕密。」

合作主義者所反對的利潤，完全不是從工人身上掠奪來的利潤。他們並不否認這回事，不過因為不是他們的範圍內所應做的事，所以不去過問。他們所反對的，是將貨物加價，

從消費者，購物者身上掠奪去的利潤。先在他們的合作社裏，廢除這種利潤，將來使經濟界裏，到處都完全消滅。

還有別的重要的異點。馬克思派社會主義，認為個人財產，在進化途中，一定要消滅。他們的主張是：生產由個人的形式，漸漸的進到共衆的形式，財產當然也一定跟着進化，也變成公有。

而一個合作社既是一個股份的團體，當然與其他資本主義的公司一樣，承認私有財產，承認動產。除了少數以外，合作社社員的股金，並可以得到一點利息。差不多都付「剩餘」，英國人很粗魯的名之曰「紅利」。一切合作社，都有職員及工人，即是說，用些雇工。還有一層，差不多所有的合作社，都勸社員節儉儲蓄，將這些儲蓄，存在合作社裏，通常允許他們給與高利，所有這些觀念，這些事情，與馬克思主義，完全反對的。

便是合作主義者宣言道：合作的目的，也是消滅資本制度，創立一個「新經濟」，甚至於將工廠商人的財產，完全充公——與社會主義者一樣，不過用合作的方法，替代這些資

本家——馬克思主義者，聽了這些大話，只有譏笑！他們回答道：便是在最發達的國家裏，合作運動，比起資本家的大勢力來，也是極其微小的。如果資本家決心消滅合作，是很容易辦到的。馬克思主義者說，合作主義，非但不能消滅資本主義，而且一定與資本主義同時消滅。資本主義死，合作主義，也不會活的。合作是在資本主義裏面生出的，只能在現在的經濟制度裏面活動，一定跳不出去的。現在的經濟制度，被社會革命所消滅以後，合作的職務，也立即完結了。便是承認合作可以漸漸的消滅資本主義，好像一個果實裏面的蟲。但是果實落下，變乾以後，這個蟲也一定與果實同歸於盡。合作的將來，也必如此。

有了這些理由，馬克思主義與合作主義，好像無妥協和好的餘地了。大多數的馬克思主義者，對於合作運動，確是嚴加責備，罵爲『小資產階級的。』

所以德國的李普克萊克特，及前世紀的最後數十年，及本世紀前十年的法國馬克思派的主要代表蓋德，都曾說過合作運動，是沒有什麼價值的。他們所舉的理由，現在已太陳

舊，最近幾年的物價飛漲，已經證明是錯誤的，不過仍有說一說的必要。

蓋德說過：

『誰都知道，誰都應該知道，在工錢制度之下，勞動報酬，是依物價為標準的，生活程度越高，工錢也越增加，這是一定不移的。所以物價降減，生活程度降低，工人的工錢，一定要減少。如果消費合作社普遍了，物價低減，使工人的生活程度降低，則各處的工錢也一定因此降減。』

不過教主的意見，並不像教徒們這樣絕對的反對。馬克思自己有許多次，甚至於承認，在社會主義的觀察點上，合作也有價值——至少在過渡時期。舉一個例，一八六四年國際勞工會開會，馬氏致開會辭，曾有這個主張，不過他那次說的話，很少人知道：

『合作運動，尤其是少數工人個人所努力組織的合作工廠，有極大的社會實驗的價值，不可輕視的。這些合作工廠，不是用空話而是用事實證明：大規模的生產，是可以不用一個資本階級的。又證明工錢制度的勞動，是暫時的，不好的，將來一定消滅，改為有組

織的勞動。』

馬克思此地所指的，雖是工人生產合作社，不是消費合作社，但是他的話，消費合作社也可以適用。馬克思早就注意到這件事：資本家不能再說：管理一個企業，非他們不可。這些工人們團結聯合起來，可以表示勞動階級，可以獨自管理生產。他的著名的口號：『勞動者的解放，一定要勞動者自己努力，纔能辦到。』這裏得到一個顯明的證明。羅去載爾先驅者，及他們的無數的後繼者，都不是天天在努力解放自己嗎？

第二節 列寧與合作

馬克思對於合作的意見，我們已經知道。他的信徒中，列寧也是一位。這位社會主義者，在西歐漂流了二十年，由此國驅逐到彼國，最後竟高坐在克蘭林宮裏，執行專政，比帝制的俄皇，還要專制。這個人一生的驚人的史跡，我用不着細說。便是死後，在墳墓裏面，睡在克蘭林宮門口，似乎還可以保衛此門，使皇室永遠不能回來哩！

我會設法研究，想知道列寧在未握得政權以前，對於合作，抱什麼意見。他對於合作，雖未專心特去過問，卻也加以注意。一九〇〇年，在哥本哈根舉行的國際社會黨大會，對於合作運動，影響極大，參加這次大會的俄國代表，內中有一位，即是列寧。

大會要討論這個問題：『是否應該承認合作運動，有獨立權，從此承認與工團運動及社會主義的政黨，地位平等，或是合作運動，只該認為是社會黨的及工團主義的一個附屬品，一個工具？』

在大會裏，這兩種意見，主張的人，都是最著名的社會主義者。極左派中有俄國代表列寧，比國代表安西耳及范德費耳德，法國方面是蓋德。不過在另外一派，溫和派中，情願承認合作有獨立權的，有位法國的岳海思。還有幾位德國的代表，內中有位著名的合作主義者，愛耳姆。

共有好幾個提案。俄國代表，提議在關於合作運動的議案裏，明白規定「充公」一節。贊成的，有比國代表及蓋德。

可見他們並不否認合作是一個可能的，還好的社會組織——在馬克思主義者裏，這確是一個預料不到的讓步——只不過還有一個條件：即是先將資產階級——的財產充公。所以宣言：『如果不先實行充公，肅清合作運動的敵人，消滅合作制度的阻礙，則合作運動，永遠不會成功——至少是不能被社會主義者所贊許。在建設合作共和國以前，應該先有一次社會革命，肅清敵人。先預備好一些地面，與戰壕前面的所謂「無人之地」(no man's land)一樣。

第二件，他們主張，議案裏面，應該加上一節，明白表示，合作主義者，應該與社會黨結合。請合作主義者，決然的加入階級爭鬥，加入社會黨，並與社會黨以實際的幫助，如資助罷工及選舉運動等。

這兩個提議，是左派社會黨，即共產黨——當時還不用共產黨三字，但是事實上他們已是——提出的。居然竟未通過。一部分的原因，是因為岳海思的勢力，當時極大。

關於第一個提案，有些社會主義者，尤其是比國代表，主張「充公」應是合作的「最後的目的」，而不是「先決的條件。」這是與共產黨的主張，完全不同的。

最後通過的議決案裏，沒有寫明「充公」這兩個字，只這樣說「合作社可以幫助工人，使交換及生產的工具平民化，社會化。」

對於第二個要求，要合作參加階級爭鬪，幫助工團及社會黨，大會議決如下：「各合作社，對於這個問題，可以自由取決。」即是說，不加強制。加入社會黨也好，不加入也不強迫。

這樣看來，羅去載爾派及尼姆派多年來極力辯護的主張，即是應該讓合作，走牠的自己的路，用自己的力量，決定自己的將來。哥本哈根社會黨大會，通過這個議案，對於這個主張，也贊成了。

大會的這個議決案，自然不能使列寧滿意。他反對岳海思所提議的議案中這一句話：「合作社，可以幫助工人，使交換及生產的工具平民化，社會化。」他說道：「這是一句輕妙而曖昧的話，小資產階級的空想家，及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者，都很可以容納的。而岳海思

對於此道，十分善長，又是十分愛好的。」

事實上，任何思想較進步的合作主義者，都很情願贊同這個主張。一個合作社——至少在本社裏，已經小規模的將生產工具及資本社會化了。

這段事實說完，再說俄國。列寧對於合作運動的意見，既已知道，十七年後，在俄國，大權在握，他會怎樣對付合作，就不難預料了。

第三節 共產革命後的合作運動

上面已經說過，在歐戰期內，尤其是自俄皇政府推倒起至多數黨革命止，在一九一七年一年中，合作運動，有異常的猛進。有人計算過，共有四萬六千個合作社，（這個數目，也許太過一點，）內中消費合作社，有二萬五千，加入的共有一千一百萬家。信用合作社有一萬六千，社員數與消費合作社相同。所謂「阿台耳」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共有三四千，社員數，有四五十萬。總計起來，加入各地合作社的，共有二千萬家。當時俄國的合作運動，比較任何

的國家，便是英國，都要發達些。

俄國消費合作社，從前也採用羅去載爾先驅者的老章程。不過比較正統派的合作主義，要進步些，革命些，「紅」些。信用合作社，大多數雖在舊黨掌握中，俄國人所謂「白黨」但是消費合作社，完全不是這樣。首領大多數是屬於少數黨，也有許多是社會革命黨及無政府黨。社會革命黨這個名詞，在俄國的意義，與法國兩樣。大家知道，多數黨政府把這些社會革命黨，認為是最可恨的仇敵，這兩個黨，互相拚命爭鬪。

大家知道，革命以後，馬上有個命令，將私有財產，土地，房屋，資本，完全廢除。後來，工錢制度，也廢除了。一切工廠，一切企業，完全放在工人手中，組織工廠委員會，替代從前的東家。數月以後，私營商業，也被廢除。既有前面的政策，這是必然的果：沒有私有財產的地方，也不能有商業的企業，這是很明顯的。

自一九一七年十一月起，月月都有，接二連三的霹靂打擊，俄國這些強大的合作組織，情形怎樣呢？

第一層，牠們的組織，應與蘇維埃一樣，所有的資產階級，教會的人，總之，一切不勞動而生活的人，完全驅逐出去。合作社是只能容納無產者的。

與私有工廠一樣，合作社也該組織職工委員會。向合作社說：『你們的企業，應該放在你們的職工手中。』這是第一個打擊。

第二件，私有財產，既然廢除，其結果當然將合作社的資本，完全充公。無論是合作社的資本，商店，工廠，無論是合作社個人所有的股份資本。不過事實上，因為盧布的跌價，這些股款，已經一點價值也沒有了。

這些合作社，還有什麼辦法呢？一切資本，一切工業，一切商業，都放在蘇維埃國家掌握中，合作社已經沒有存在的理由了。

所以許多城市村鎮裏，合作社遂被徵收充公，將溫和的少數黨，或革命的社會黨，或『無黨派者』的理事，代以多數黨的理事。這與意大利發生的事差不多。不過剛剛相反，將信仰社會主義的合作社理事驅逐，代以黑衣黨的理事。

俄國的合作社，於是破產了。不過並不是到處如此。有許多城市，人民因為合作社的功績，極其感激，加以尊重，不去兇暴的加以徵發充公，不將合作社交給職工，也不交給蘇維埃。這個危急的時期，幸虧沒有延長許久，因為不久，列寧毅然加以制止。他明白的，堅決的宣言道：『資本制度裏面，只有一個機關是好的，就是合作社。應該保存，無論如何，絕對的應該保存。』

革命後，過了一年，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列寧發出命令，有一段道：

『合作社的堆棧與商店，不應收歸國有。各地蘇維埃，地方政府機關，在本命令未發出前，如果已將合作社收歸國有或市有，所存商品，如果已經徵收或充公——應將這些合作社恢復，這些商品，亦應交還，並將合作社所受損失，詳細調查，造成表冊。從此以後，對於合作社的合法的活動，不得再加以任何阻礙。』

這次干涉，是否令人可以說，列寧的意見，有了更改，有了變動呢？實在也很可以這樣說，因為在掌握政權的政治家中，列寧是最不固執的。他以為應該改變意見的時候，無不改變，

並非因為政治的利害，而是公然明白的承認他做錯了。在演說時，他時常說：「我們已經做了許多錯事，現在也還是天天做錯事。」

不過這次的命令，與他從前的主張，毫無衝突，他的意見，並不前後矛盾。事實上，上面敘述哥本哈根大會時，已經說過，列寧與蓋德等堅決的馬克思主義者，並不一樣。他們把合作，只認為是一個替社會主義服務的工具，與馬車上山時，加駕的馬一樣，到了山頂，用不着了解下來。列寧不然，他認合作是社會主義的真正的實現，不過應有一個先決的條件，就是應該先將財產，普遍的充公，應該先實行無產階級專政。

這個條件，現在完全實現了，而且範圍之廣，竟非人們意料所及，用合作去適應新社會的需要，一點阻礙也沒有了。列寧有這個意見：在俄國，應該尊重的，只有這合作的組織，因為沒有合作，一切都要傾倒了。商業及私營企業，既已廢除，而且大部分已被搶劫，國家及地方政府，絕對不能馬上替代這些。俄國當時的情形，極其飢餓貧困，尤其是在戰時及戰後數月間所受的苦痛以後，其實別的參加戰爭的國家，大多數都會受苦，可是最甚的，要算俄國。

唯一的救藥，只有合作社。列寧很明白這一點，他比一般馬克思主義者更進一步。他不僅把合作認為是過渡的辦法，在社會革命未完全成功以前，可以利用。不然！他主張，合作有永久價值，應該始終參加合作運動。他很明白的說過，並時常再三的說：俄國農民，只有從合作裏，纔能明白社會主義，消除農民的個人主義及利己心，知道大規模的生產。

一九二三年五月，列寧在普拉甫大（Pravda）報上，發表一篇論文，裏面有一段：

『大家都受了很高的合作教育，同時生產工具，都變成公有的財產，無產階級戰勝了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就實現了！』

又有一段：

『所有的同志，並不人人都明白，如果全俄人民，都加入了合作社，對於我們，會有多少麼偉大的，無窮的重要。』

萬國合作展覽會，在比國根脫（Ghent 即 Gand）舉行時，各國都來參加。有一部分，掛了鐮刀與鐵錐交叉的旗，是蘇俄展覽所。裏面有一個廳，專陳列列寧的像，著作及他的宣言：

『合作是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

第四節 強迫合作——列寧與老合作運動者分裂

列寧的意見，既然如此，俄國似乎可以合作化，我們時常不斷夢想的『合作社會』似乎可以實現了。

但是要經過不少難關哩！

第一個難關，就是列寧與革命前的合作運動首領們的分裂。

在起初的時候，列寧與這些所謂老合作主義者，感情很好。對於我們所謂羅去載爾制度，有若干讓步。一九一八年四月十二日的命令，允許合作社，與以前一樣，由社員出資集股，組織合作社——雖然列寧本人，說過這種辦法，不合社會主義，但他並未加以阻礙。他並且允許合作社員，在合作社購物，可以繼續分得剩餘，與其他羅去載爾式的合作社一樣。他甚至於允許，合作社的理事，與從前一樣，仍得支薪。

我已經說過，列寧的主張，時常有變動。他對於這些讓步，也竟收回。他不再信任這些老合作運動者，他責他們與陰謀復辟者——科耳查克（Koltchak）及捷克斯拉夫等軍隊——有關係，至少有同情。他認他們是仇敵。認他們雖不一定反對社會主義，至少是反對專政的。這一點，列寧並沒有弄錯。

列寧於是擯棄了哥本哈根大會的議決案，前面說過，這次大會，贊成並承認合作社的獨立。他則向合作社說：『你們要單獨行動，不願替社會黨服務嗎？好！就是了；我們來制服你！』前面講哥本哈根大會時，我已說過，列寧並未投票贊成合作社的獨立，即是說，他不承認，合作社應該與社會黨分離。

所以在俄國，列寧就實行他的主張。合作運動者要求獨立時，說：『我們不參加政治活動，讓我們走我們的路。』列寧則極其明白的，甚至於可以說十分嚴酷的與以反對。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七日，舉行勞動合作大會時，列寧演說，說過：

『你們說，你們要獨立。這個要求，當然令人懷疑。你們爲什麼要獨立呢？我實在不明

白。我們大家，誰都主張，社會黨應佔有合作，不過社會黨與合作間的障壁，應該永遠消滅，永不再有。全社會都該變成一個勞動者連合大合作社。某一團體，要想獨立，想也不必想……只有在那還有人希望恢復舊觀的地方，纔有人希望獨立……所以你們要維持任何獨立，是絕對的一點希望也沒有的。這是永遠辦不到的，想也不必想。」

這確是一位專政者的口吻！

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日下令取消合作社的獨立。並不是將合作社取消，而且將牠們收歸國有，與蘇維埃混合。各城或各村的居民，全體都要加入消費合作社。尙未成立消費合作社的城或村，則設立一個。換句話說，合作社與蘇維埃區組織，完全混在一起。所取官樣名稱，『消費區』，頗足以表示真相。在政治區外，設立『經濟區』。

這道命令的原文，譯錄如下：

『爲聯合現有一切分配機關起見，應將「合作」做爲中央機關。因爲在資本制度之下，所有的機關中，經了多年的試驗，證明有價值的，只有合作。所以不該拋棄牠，而應該

特別尊重，使成爲新社會之較良的基礎。

各城各村，祇應有一個分配機關，『消費區』區內全體居民，均應加入。

本區內所有生產機關，全都歸併在消費區內。

所有消費區，均加入省區聯合會，這些聯合會，則加入一個中央機關，即中央消費合作社聯合總會。』

列寧（簽字）

依照這個命令，所有的居民，應完全登記，加入合作社。一切入社費或股金等，完全取消，因爲一面完全把人登記，一面又要他們出錢，是很矛盾的。而且資本及股份，也不需要，因爲有政府及區公所，負完全責任。一切用款——當然，一切收入，也是一樣——都在政府及區公所的預算裏支用。這是完全爲國有的辦法。

合作社遂變成食物及一切需用品的唯一的分配機關。

這個經濟區的組織，完全模仿政治區。只有無產者，體力及知識勞動者，纔有投票權；一

切不勞動而生存的人，如放債者，資本家，商人，牧師等，均無投票權。第二級的合作社，省區聯合會，也不再是獨立的團體，代以政府設立的委員會。

不過合作社依然有權選舉理事會，不過既變成了政府機關，受政府的津貼，政府爲了監督起見，當然有一部分的理事，是政府派定的。所以在任何合作社裏，理事會的理事，總有幾位，是讓給蘇維埃的代表。

舉俄國合作社中央機關，「生特羅索俞斯」(Centrosyus) 爲例。理事會裏，共有十三位理事，蘇維埃政府，則留下七個位置，由蘇維埃代表充任，使政府可以得到多數。但是不到許久，政府覺得這個多數很靠不住，七個位置還不很夠，於是將理事數，增至十八，由蘇維埃代表充任的，佔十一位，既是過多數，似乎該可以使政府完全放心了。可是不然，雖然有這樣多的政黨中人，強硬加入，但是理事會的實權，仍在固有的老理事手中。爲什麼呢？第一個理由，是這些老理事，比較熱心，理事會開會時，時常到會，而蘇維埃代表們，不大高興列席。第二個理由，格外重要，這些老理事，因有多年的經驗，說起話來，當然比這些政黨代表，比較有

力，遇見一件事，要有所決定時，總是這些老理事，繼續主持。

蘇維埃政府，於是更進一步，用非常手段，將老理事完全辭退，只留下兩位服從政府的。一位是金楚克 (Kintchouk)，現在是「生特羅索俞斯」的會長，另外一位是萊加瓦 (Lejava)。老理事中，只剩下這兩位。其餘的，據我所知，總算沒有鎗斃，不過派往各省，消滅他們的權力，或逃亡外國，做亡命客。

這些老合作運動者與新合作運動者間的衝突，是俄國合作運動史上最悲慘的地方。政府非但責備他們，習於資產階級的合作的小成見，這種合作，是不能抵抗資本主義的。毫不了解蘇維埃政府的偉大的合作政策，即是將俄國全國，變成一個大合作社。而且責備他們最甚的，是贊助反革命分子，至少也是同情他們。

這個責備，也許有點不公允。這些老合作運動者，的確同情與英法兩國。他們希望協約國勝利，維持開倫斯基政府。不過他們雖非多數黨，他們卻是極有勇氣的人，在俄皇治下，曾勇猛的奮鬥多年，有的甚至於曾受監禁，曾充軍到西比利亞，纔產生這個偉大的合作運動。

即是這些新合作運動者，所佔領去的。

我自己也認識好幾位。從當時起，我就留心他們的苦痛亡命的行蹤。如托托米安次教授，從前在莫斯科教授合作，十年來，走遍歐洲各國，依然繼續教授合作。這些熱心的合作運動者，被人懷疑，與贊助俄皇舊制的亡命者，受同等待遇——看見這種情況，實在令人覺得憐惜。與其他復辟黨一樣，蘇俄政府，也不許他們還國。其實他們如果能夠回國，教授合作，功效一定極大的。

這些老合作運動者，當時確與歐洲以及俄國本國的一般人一樣，也以爲蘇維埃政府的壽命，不過半年，馬上就要倒的，既是不久要倒，他們遂覺得不必加入。這顯然是個錯誤，事實已經證明。不過我個人以爲，這些老合作運動者，本也沒有自稱共產黨或多數黨的必要。他們很可以做些俄國在革命後所謂「無黨派的人」。在我看來，如果他們的確能夠嚴守中立，列寧似乎也很情願利用他們的經驗，因爲他曾明白宣言過：「一個共產黨，說自己會建立一個共產社會，不願拖泥帶水，利用這些反革命的無聊的資產階級的合作運動者，不

過是個空口說大話的人。事實是相反，我們不得利用他們的。」（見列寧與合作第六十七頁，一九一九年三月十三日在彼得格拉演說辭）這真可惜，這些老合作運動者如果留職，一定可以維持合作的習慣及經驗，也許可以避免俄國合作運動所經歷的種種危難。關於這些危難，下面將詳細述說。

無論如何，他們終於被排斥而分散，多數甚至於離開俄國。加入多數黨政府的兩位，有一位名萊加瓦的，上面已經說過，此時——一九二〇年——遂說道：

「我們可以極其快樂的說道：三年來攻擊老合作運動者的奮鬥，其結果是，已將他們完全消滅，永不復活了。」

這句話未免太慘酷而不公允。幸虧他的話，並不確實。俄國合作運動，這棵老樹，雖被利斧所砍，但是現在，到處發生新芽，這個新的合作運動，也漸漸的恢復從前的舊觀。

* * * * *

俄國的合作社，遂變成官設糧食局。與歐戰時各國都有的，或由政府，或由市政府，或由

鄉公所設立的一樣。

這個問題，遂在國際合作聯盟裏提出，在好幾次的大會裏，曾熱烈的討論過。在歐戰前，俄國當然與其他各國一樣，在合作聯盟裏，有個很重要的代表團。不過俄國的合作運動，改變態度如上述的時候，聯盟遂向他們說：完了，我們不能接待你們的代表。依照你們的章程，你們已經不是合作社，當然不能加入合作聯盟。

這些時期裏，聯盟仍暫時承認俄國的老代表，大受共產黨新合作運動者的責罵。他們憤怒的反對聯盟的承認老代表，說他們事實上，已經不能代表俄國的新合作運動。他們的反對，終於不得不加以尊重。

不過應該注意，只有消費合作社，纔被收歸官辦，生產合作社及農業合作社，仍得自由行動。設立強迫消費合作社的命令，剛剛發出，不到幾天，第八次共產黨大會，於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三日開會，列寧會起草一個宣言，經大會通過，有一道：『只有農民自動的親自組織的團體，纔有價值。』

至於信用合作社，因為私有資本，既已廢除，當然也在廢除之列。而且列寧也曾有無理說過，只有大地主，纔能得到這種合作社的好處。

第五節 國立合作社

一九二一年，共產的合作主義實現時的情形，簡單的總述如下：

一九一九年三月命令以後，蘇俄合作運動的特點，可以分述如下：

(一) 第一個特點，就是一處地方，只能有一個合作社。不過有一個例外，就是完全由工人組織的合作社，得與一般普通人的合作社，在一處地方並存。

這個限制，並沒有什麼共產主義的色彩。所有的合作主義者，都這樣主張，合作社間的競爭，這種醜事，是應該避免的。合作社彼此間是不該爭奪顧客的，這是商人的事。我們總是勸人，每個城市，只該有一個合作社。如果一個城市，有了幾個，英國人名之曰 overlapping，意思是有如羣犬爭食，狂吠急舐。在法國，一個城市，已有一個合作社，如再發起一個，則全國

合作社聯合會，不許牠加入，做個會員。

(二) 俄國合作社，非但一處地方，只有一個，而且這一個，普遍包含合作的種種形式，同時是消費，生產，購買，販賣合作社。總而言之，是『完全的』合作社。

(三) 上面已經說過，蘇俄合作的主要特色，就是『強迫的性質。』就是一個地方，或如莫斯科這樣一個大城的一區，裏面的居民，無論是誰，完全登記在合作社裏，如登記選舉人一樣。合作至此，已有了公共事業的性質了。

這個強迫合作的辦法，被人大罵，到處認為是多數黨暴政最可恨的特徵之一。不過這個批評，實在未免太過。

第一件，這個法律，不過將一個事實，與以追認而已。當時的情形是，商人既已差不多消滅，無論是誰，都不得求助於合作社。

如果平心靜氣的說，在合作方面，用強制手段，本也沒有什麼共產的或革命的特點。在極其守舊的地方，也可以舉出些例證。便是在法國，依照一個很老的法律（一八六五年的）

爲了某種有利公衆的工程，如防水築隄，排水鑿溝等，如果一個地方，多數人主張，則可以強迫全體服從。在澳大利亞，昆士蘭 (Queensland) 也於一九二五年訂立一個法律，一種農業品的生產者，如果有百分之七十五，同意組織合作社，則全體都該加入。英屬南非洲，似乎也有一個同樣的法律，捷克斯拉夫，也正在討論，採用這個辦法。

我說這些話，並非替強迫合作辯護，我是始終反對這一個政策的。不過表示這個辦法，並不一定有暴虐的性質。在合作近似公用事業的時候，差不多自然會採用這個政策的。

事實上，這些市政府所辦理的水，煤氣，電車等，如英國許多城市裏所有的那樣，不都是強迫的合作社嗎？

不過英國這些強迫合作，不過是一種用以避免競爭爲目的的托那斯。而多數黨的強迫合作，包括一切，目的是廢除私人商業。在這種情形裏，強迫合作，事實上即是消滅合作組織。既是不管願意不願意，人人都要加入合作社，自然就沒有合作主義者，運動者了。

(四) 第四個特點，前面也已經說過，即是政府的管理。這個特點，是從前一個特點裏

面產生出來的，但是更加重要。各國合作社，總都是些小共和國，極其愛護自己的獨立，管理的人，都是由社員在舉行大會時自由舉出的理事。所服從的，也祇有自己通過的章程。非但地方的合作社如此，省區聯合會及購買聯合會，也是一樣。這是民主主義的原則。

可是便是因為消費合作社的組織是民主主義的，所以受專制政府的疑懼。所以蘇俄政府曾經宣言，這些小共和國也許會危及蘇維埃的大共和國，所以非把牠們消滅不可。

(五) 共產合作社的第五個特點，是只有無產者，纔能加入。

上面已經說過，起初的時候，(一九一八年四月十五日的命令) 祇有無產者，纔許加入合作社。現在把這個希奇的命令原文，鈔錄如下：

『下列各種人，不許加入合作社』

(一) 凡依雇用工人賺錢生活者。

(二) 凡依資本利息，企業紅利，田地或其他租金生活者。

(三) 凡在三年內從事商業者，即開設商店者。

(四) 僧侶女尼，也不許加入。任何宗教的牧師，完全一樣。不過可以證明，對於合作運動，曾經盡過力的除外。

(五) 俄皇時代的警察機關人員，警察及密探，一切憲兵，完全不許加入。

但是後來，合作既變成強迫的，人人都非加入不可，則所有的人，都按名登記，當然不能拒絕非無產者了。而且不許他們到合作社裏購物，簡直等於把他們餓死——還沒有到這樣地方，雖然給他們糧食券，是極其麻煩稀少的。所以祇能決定，這些非無產者，無權參加合作社的管理，無選舉權及被選舉權。與政治方面一樣，他們也是沒有選舉及被選舉權的。

(六) 第六個特點是：廢除一切股份資本。大家知道，各國的合作社，都是集股團體，股金大都很少，二元，五元或十元，每個社員，既入了股，都是一個股東。他出了股金，並得不到紅利——紅利是與合作原理違背的——所得的，通常不過是極低的利息。在蘇俄合作社裏，當然不同。合作既是強迫的，既已變成一種公用事業，當時不能強迫社員認股繳款。大家都以消費者的資格，加入合作社。從此以後，不要股金，當然也沒有股息了。而且股

金，也是一種私有財產，與共產制度，是不相容的。

(七) 最後一個特點：既無股息，剩餘也沒有了。各國的羅去載爾式的合作社，每年終，雖不像資本主義的公司那樣，分配紅利，但是大多分配剩餘。英國人雖名之曰紅利，但是實際上，不過是各人購買物品，所付物價，有所剩餘，付還社員而已。這個辦法的目的，是鼓勵社員的熱心，與商人時常給與顧客的贈品一樣。可是在蘇俄，除了合作社，別處再也買不到東西，合作社自然用不着招徠主顧了。

第三章 新經濟制度下的合作社

第一節 強迫合作的失敗

一九一九年的命令，強迫合作，結果怎樣呢？

起初的時候，合作社的數目大增。這是當然的結果。既然所有的城鄉村鎮，完全變成了合作社。

在一九一九年的統計表裏，於是很得意的寫出，消費合作社社數，共計五萬一千。（以下所說的合作社，都是單指消費合作社。）社員數目，共有一千八百萬，即是一千八百萬家。俄國家庭，子女普通很多，平均起來，每家有五·五人。因此直接或間接加入合作社的，共有一萬萬人，差不多等於俄國人口之全體。如果這個制度，到處施行，這是當然的結果，因為俄國人民，全體都登記在新設立的合作社裏。

不過不久，大家就知道這些合作社，都是在紙上說說的，事實上並不如此。

俄國的合作社，從前那樣的有生氣，爲什麼一落千丈，無形停頓呢？

因爲這些被登記而入合作社的社員，不再發生興趣。一個人對於一個事業，一定要親自多少出過力，做過事，或至少出過錢，纔會感到興趣。在這種合作社裏，並不要他們犧牲什麼，他們也就不拿出什麼——尤其是不拿出他們的心。他們去買東西，因爲非如此不可，私營商業既已消滅，他們很難在別處得到東西。但是他們對待合作社，與對待普通商店，完全一樣。

一位英國合作運動首領，霍烈武克 (Holyoake) 在蘇俄未實行這個政策多年以前，早就說過：『如果政府向我們建議，將私營商業取消，完全代以合作社，我一定不答應。』這是一個愛自由的人的豪語。對於一切用強制手段做成的事業，他是毫不重視的。這種精神，對於合作的生命，是必要的，而官辦的合作裏，這種精神，是不會有的。

俄國戈哥爾，曾著一本著名的小說，書名『死活人』(Les Ames Mortes)。在農奴時

代，有些農奴，本已死了，但姓名仍寫在簿子上，使莊田價值，不致低落，這些農奴，就名之曰死活人。這一千八百萬個寫在政府表冊裏的合作社社員，大多數真是死活人。

不要以為，俄國農民，受了多年農奴制度的壓迫，易於忍受強迫手段。可是便是因為實在受夠了，革命以後，他們再也不願受壓迫了。有一件事，本身本來並沒有什麼重要，但是很足以明顯的表示，農民們對於這種強迫合作的辦法，怎樣的厭惡。一九一八年，在鄉間實行這個辦法的時候，蘇維埃政府，在許多村裏，將合作社改名為『消費區』，這個名稱，本是很確當。但是農民看了這些字，認為是等於農村共產主義，他們疑懼到如此地步，使政府不得不於六個月後，將消費「區」名義取消，代以消費「社」。

俄國合作運動，當時所以停頓，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合作社於革命前就從事的偉大的教育事業，橫被破滅。這是俄國合作運動的光榮，我上面已說過對於教育，曾做過多少事，出版了多少書報，派了多少教員，到處都去。蘇俄政府，多少有點無恥的宣言道，這種教育事業，是絕對無用的。一切教育事業，此後都由國家辦理。負教育責任的，祇有政府，從此以後，再也

用不着合作社所設的學校。

於是被禁止的合作刊物，在一百種以上。在合作運動裏，居宣傳指導之責的人也完全不能活動了。

合作運動，於是漸漸的奄奄就斃。便是列寧自己，也與許多回一樣，很爽直的——有人也許說很無恥的——滿口承認，強迫合作的失敗。一九二一年三月，他這樣說：

『我們不該瞞藏什麼……我們應承認，農人所仇視的經濟制度，是不會維持長久的。』

我從前已經說過許多許多次：要改革小農，使他們放棄原有的耕作方法，要經過好幾代的努力纔行哩。』

第二節 恢復自由的合作

一九一九年的命令，既證明失敗，所以兩年以後，於一九二一年，只有再下一個命令，宣

布取消。這個試驗，爲期並不甚久。

一九二一年，開始一個新局面，非但對於合作社，而且對於俄國經濟全部。此時開始實行那極其有名的新經濟政策。

這個改變的動機，不僅是我上面說過的兩點。合作運動的停頓及百分之九十的人口，農村人民，對於這個官辦合作的厭惡。新經濟政策的出現，還有別的政治的原因。當時的政治情形，已經似乎不需要那樣嚴厲的手段。這個時候，一九二一年，大內戰業已終了。科耳查克 (Koltchak)，烏蘭格耳 (Wrangel)，丹尼金 (Denikine)，佑丹尼去 (Yondentich) 都已潰敗。所謂反革命者，都已槍斃，或歸順，或自動的出亡國外，所以蘇維埃政府，自己覺得已很穩固。這個時候，蘇俄政府，也想與其他各國，發生關係。此時以前，蘇俄政府，本預料蘇維埃革命，會在歐洲普遍的發生。可是事實使他們的這個希望，漸漸的衰減。現在的新政策，是要與歐洲各國，交涉借款，在俄國境內開發實業，交換物品等問題，以謀與牠們接近。

有一件很希奇的事。一九二〇年，英法兩國與蘇俄，恢復邦交一事，成問題的時候，英法

都拒絕。因為這些國家，也天天等待着蘇俄政府的倒滅。在快要傾倒的時候，他們覺得不必給以一個正式的承認，反而有延長牠的壽命的危險，不過他們同時卻也有點想與蘇俄發生關係，至少商業的來往。英國政府於是提議，不由英俄兩國政府，正式直接來往，而由英國合作聯合會與俄國合作聯合會，使英俄之間，發生關係。法國政府宣言，也準備這樣辦。

承認合作，是個正式的權力，與外國政府，發生正式的國際關係，在合作史裏，從未有過，這是一件多麼希奇的事！

這個計劃，如果實行，一定可以增加不少合作的威權，可惜未能成爲事實。蘇維埃政府，當然覺得，不由政府而與外國來往，簡直是一種汙辱。於是宣言，合作聯合會，與蘇維埃政府，完全是一個機關，如果英法兩國果真願意，應該與政府直接交涉。

新經濟政策實行後，在從前的立法中，凡是過於革命的，立刻完全取消。人民可以與從前一樣，組織自由的合作社，組織信用合作社。甚至於在莫斯科，設立一個大規模的合作銀行。合作社又可以從事教育，出版書報。這些自由合作社的財產，商場，工廠，房屋，從前被充公

的，也完全給還，許多地方，已有損壞，甚至於所餘無幾，但餘剩下來的，也都給還。俄國合作運動史，遂入了第三個時期，俄國人名之曰自由合作時期。

* * * * *

不過不要以為，新經濟政策實行後，俄國合作的形式，就恢復革命前的原狀，即是英國羅去載爾合作式。這兩種合作，仍有種種法律上的及性質上的區別。至於革命前的俄國合作，與英國合作的區別，則在第一章第二節裏，已經說過了。

第一層，官樣的強迫合作，正式說起來，並未廢止。一切人民，完全依然登記在官辦的，國有的合作社裏。不過從此以後，有人要設立自由的合作社，不再受禁止。

這些自由的合作社，在官樣的範圍內生存着，有如一箇蝴蝶，生存在死的蛹殼裏。

第二個區別，就是資產階級仍舊被排斥，而且甚至於比從前更甚。因為上面已經說過，在強迫合作時代，雖然可以不許資產階級有選舉及被選舉權，但是因為所有的人，無論願意與否，都強迫加入合作社，則當然不能不許資產階級，不做社員。而在自由的合作社可以

組織的時候，私營商業，也已恢復，於是就可以向這些資產階級說：『你們可以到普通商店裏去買東西。你們沒有一點資格，可以到合作社裏來，消費合作社的目的，本是廢除利潤，允許賺得利潤的人加入，簡直是個矛盾。合作社的又一目的，是解放無資產階級，當然不能許依無資產階級爲生的人加入。』

雖然如此，但應承認，情形比以前總算和緩得多。上面一一列舉的許多限制，現在總算沒有了。不許加入合作社的，只有商人及工業家兩種人。事實上，並不重要。因爲在別的國家，商人及工業家，也都不加入合作社的，用不着用法律條文規定，禁止他們。在任何國家裏，商人與合作社的關係，總是在永久的戰爭中。

在法律上，政府仍有權監督合作社，雖然事實上極其有限。於是俄國的老合作運動者以及各國自由合作主義者遂說道：『這個新命令，自稱將自由還給合作社，完全是個欺騙。事實上，合作社的理事會裏，仍有政府的代表，所以現在的合作社比新經濟政策實行前的合作社，一樣的不自由。』在國際合作聯盟，討論是否應該許可俄國合作社加入時，反對的

人，曾經說過這些話，做爲反對的理由。

這句話，並不能說是說錯，因爲政府的確仍有權指派代表，但是事實上，並未運用這個權力。這些政府代表，祇有立法機關，纔有權委派，而這些機關，忙着辦別的事，那裏還有餘暇去委派代表，加入合作社的理事會。

不過蘇俄政府，爲了免除一切誤會起見，允許將一切干涉，便是名義上的空干涉，也完全取消。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全俄合作社聯合總會，舉行二十五週紀念時，我在莫斯科，政府會宣言，就在這個紀念日，當做一個無條件的贈品，發佈一個命令，取消一切法律上的干涉，使合作社絕對獨立。不知爲了什麼原因，並未實行，直到一九二四年的七月，法律上的束縛，纔算完全取消。

俄國合作社，還有一個特點，就是爲了要與他們所謂「資產階級式」的合作社，有所區別起見，俄國合作社，應使最貧困的人民，也可以加入。只要出五十戈比入社金（約五角）就可以加入。

不過這一點，事實上，與別的國家的情形，區別也不很大。因為無論何國，合作社的股票價值，都不很多，英國也只是一鎊，並且許多國家，有如法國，只要出一股金十分之一，就可以有社員資格。

便是在俄國，除了入社金以外，還要認股。此後的合作社，既然要依自己的收入維持，當然要請社員出錢。不過股票價值，通常僅五盧布（約五元），請社員盡力入股，越多越好。

* * * * *

這是俄國合作制度的第二次的轉變，其結果怎樣呢？

第一個結果，用不着說的，合作社既與別的國家一樣，是自由組織的，合作社數，當然要減少。合作社數，從五萬減至一萬六千，社員數目，則自一千八百萬，減至四百萬。

如果祇是數目減少，卻不能說是退步。因為與其像上面說的那樣，有一千八百萬死社員，不如有一百萬活社員，要好得多。不過便是這些新合作社，也遇見許多大困難。從前受政府干涉的阻礙，現在的困難是，商業的競爭，因為新政府政策實行後，私營商業，已經恢復。雖

說到處如此，任何國家的商人，都是合作社的可怕的競爭者，但是在俄國，格外利害。俄國是小商人最發達的國家。

第三節 政府與合作社聯合抵抗私營商業

一個旅行者——至少對於那些注意經濟問題，而且稍識俄文，並且能够認識招牌的人，——在俄國城市裏走着，最使他驚異的，也許就是在任何城市裏，尤其是莫斯科，共有三種店鋪。就是：

(一) 商人設立的店，這是當然的。

(二) 合作社，數目極多。在莫斯科城內及四郊，共有五千所。

(三) 國有商店。俄國人名之曰托拉斯，可是與資本主義的托拉斯，決不相同。爲什麼取這個名稱，下面將加以解釋。

事實上，這三種店鋪，到處都有，便是在巴黎，也是一樣。不過在法國，我們眼見的，似乎都

是商人設的店鋪。不過也可以看見幾處合作社——在巴黎及其四郊，共有二百五十所。甚至於也有些國有店鋪。如官辦的煙店，裏面賣雪茄煙，香煙，火柴，公文紙之類，而且還有他種店鋪。如魯佛博物院 (Musée du Louvre) 裏，賣圖畫的照相。從前馬豆蘭大街 (Boulevard de la Madeleine) 上，也有一個店鋪，專售賽佛兒 (Sèvres) 國立磁器廠，及其他國立工廠的出品。不過在法國，合作社與國有店鋪，差不多令人不注意，而在俄國，則與商人設的店鋪並列，而且當私營商業取消的時候，街上所看見的，只有這兩種。

國有店鋪，比較私有店鋪，甚至於比較合作社，要少得多，相差極遠。但是這些店鋪，都是最大的。政府起初將所有的商店，完全收歸國有，於一九二〇年，給還商人時，曾將最大的商場（譬如上海的先施永安）保留下來，仍歸國有。如克蘭林宮廣場上，莫斯科最大的商店即在其內。這個商店，名商人館。在經濟史上，莫斯科是與威尼斯 (Venice) 盎凡斯 (Utrecht) 里昂 (Lyon) 一樣，也是一個商人的城市。到了現在，這個廣大的商場，則變成一個國有商場。

二三年前（譯者按，此書於一九二六年出版，當指一九二三或一九二四年的情形）有人估計，這三種商店，售出貨物的價值，差不多相等，即是私人所設的店，國有市場，及合作社，各佔三分之一。

此後的比例，已有變動。不過那一方面增，那一方面減，很不容易知道。一九二六年在莫斯科舉行合作大會時，有人報告，全國商業，在商人手中的，僅佔四分之一。但是另外有人說，商人的勢力，祇有增加。

政府看了這種情形，頗起恐慌，當然不願私營商業發達，去害及社會主義的蘇俄的根——於是蘇俄政府，提出這個問題，是否應該取消這個半自由的新經濟政策，即是禁止私人經商，或是至少也禁止批發大商人。政府對於對外貿易，有專利權，則批發商業，也可以一樣，由政府經營。

可是蘇俄政府，並沒有敢再去禁止私人經商，甚至於也未敢禁止私人的經營批發商業。

列寧親自說過：「我們將商業收歸國有，完全由政府經營，實在太過了火。」

既然不能禁止私人經商，於是只好試用另一政策，就是政府與合作社聯合，用俄國人所用的話，聯合戰線，以攻擊商人。

於是由合作社聯合總會與蘇維埃共和國經濟委員會各推舉若干代表，人數相同，組織聯合委員會，商量辦法，去與商人競爭，英國人所謂 *handicap*（置商人於不利地位）。在起初的時候，使商人失敗，是很容易的。因為一切店鋪，商人設的店鋪也是一樣，辦貨時，貨物的來源，只有一處——即是政府設立的工廠。

事實上，政府恢復經商自由時，會將所有大工業，所有原料的生產，甚至消費極多的物品，完全仍歸國有。這就是所謂托拉斯，不過是指一個工業的所有工廠，完全聯合起來，受一個機關的管理，這一點，是與美國的托拉斯一樣。蘇俄政府在工業組織這一點上，竟採取大資本主義的政策！

在這種國家壟斷情形之下，政府給與合作社的條件，很可以比給與商人的，便宜得多。

商人來辦貨時，一定要他們付現款，而合作社可以欠帳，甚至於很久交款也可以。合作社辦貨，有優先權，即是貨物不多時，先給合作社。

非但如此。政府覺得有些工廠，由國家經營，不很合算時，時常出租。甚至於曾經特許外國資本家，出資經營，當然也可以租與合作社。譬如一個肥皂工廠，就以最低的條件，租與合作社，而且交款也可以極其遲延。

政府也借款給合作社。這也不是一件怎樣希奇的事。便是在法國，政府也借款給合作社，使商人及工業家，十分憤怒。在意大利，在黑衣黨未執政前，政府借款，多到如此地步，引起一個激烈的運動，反對合作社。

不過法國政府，借給合作社的款，——至少對於消費合作社及生產合作社——比較起來，並不很多。這兩種合作社，每年各得二三百萬佛郎。不過農業信用合作社所得，要多得多，現在已超過了六萬萬佛郎。蘇俄政府，給與合作社的借款，則以千萬盧布計，所以是合作運動的一個極有力的幫助。

一九二五年，蘇俄政府，給與合作社的借款，共計一千七百萬盧布，分配如下：

消費合作社，得百分之四十五

農業合作社，得百分之三十七

生產合作社，得百分之十八

還有一層，政府抽稅，商人與合作社所出的，也極其不平等。一個商人太賺錢了，於是依他的財產多寡，科以捐稅。因此這些商人，不得不與中世紀的猶太人一樣，竭力隱藏他們的財產。至於所得稅，合作社與國有機關一樣，受同樣的優待。純粹農村合作社或工人合作社，則不出絲毫所得稅，城市合作社，也僅出百分之八的所得稅。至於商人所出的營業稅，則高至百分之七十五。

店鋪地位，合作社也得極大便宜。無論何國，對於商店，找到一個適宜良好的地址，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可是在俄國，情形格外困難，因為都市裏的財產，已經完全收歸國有。所以一個商人，要找到一個開店的地方，一定要先得蘇維埃的許可。政府於是可以拒絕商人的請

求，或令他出過於酷刻的租金。

還有一層，從前有一個規定，所有的商人所設的商店，應於下午七時，一律閉門，而合作社可以到夜間十二時纔關門，這個不平等的限制，現在已經取消。這個特權，在法國是沒有什麼重要的，因為大家購物，總不等到夜間。但是在俄國的城市裏，則完全兩樣。俄國人是最愛在夜間游散的，無論貧富，大家都到街上游散，直到半夜為止。小商人則在此時兜攬顧客。不過我並不敢說我也贊成這個政策。我們主張自由，主張平等，主張公平交易的。不過蘇俄也與黑衣黨未政變以前的意大利一樣，認合作社是一種公用的機關，合作社的目的，既是大眾的福利，給以幫助，當然是應該的了。

* * * * *

巴黎有幾條街，如小城街 (Rue de la Villette)，美城街 (Rue de Belleville) 等，一日之中，有幾個小時，充滿了小商人，而俄國莫斯科等大都市的街上，則一天到晚如此，直到半夜為止。這些小商人，為數極多，什麼東西，都拿到街上來賣，便是在禁止私人經商的時

代，也是如此。蘇俄政府，能够戰勝軍隊，貴族，大地主，資本家等極大勢力，但竟無法對付這些小商人。法律復許私人經商時，這些商人，當然更可以趕緊到四鄉去，找他們的老主顧，農民們。

從此以後，合作社比起私營商業，遂立於不利地位。原因是很多的，別國的合作運動，也是一樣。

第一個原因，就是合作社辦貨時，極其愚笨。農民到合作社裏來購物，時常買不到他們所需要的東西。供給顧客以他所想要的物品，是一個特殊的技術——甚至於要使他對於自己不想要的物品，也想購買，這是商業技術的最高點！俄國的合作社，都是些市場，什麼東西都有點——可是顧主所需要的東西，反而沒有！從前如此，現在也是一樣。在合作社裏，農民只看見皮貨，聖像，種種無用物品，卻找不着農具，自然要抱怨了。

第二個原因，俄國的合作社，有種種的開銷——用費極大，而商人反能够設法節省。便是現在，俄國合作社的開銷之大，簡直豈有此理。原因有好幾層。第一層，因為這種三四級的

組織農業產物，先放在地方合作社裏，然後交付區聯合會，轉交省聯合會或全國聯合會，然後纔交給全俄合作社聯合總會。工業品要到農民手中，也要從上而下，經過這些階級。合作社的目的，本來是消滅中間人，節省轉手的糜費，而俄國合作社，竟增加中間人，增多轉手費用，所以開銷極多，有些合作社，有時候竟佔售貨額百分之五十或六十。

有人見過一盒火柴的售價，比製造費增加五十倍。

第三層原因，俄國合作社與政治勢力，與共產黨聯合，也時常不得不多所耗費，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俄國每個村鎮，都有幾位共產黨，他們的勢力，比法國鄉間急進社會黨黨員或其他各黨黨員的勢力，要大得多。譬如，合作社本以不賒帳爲原則，但是如有一位小要人來購物時，沒有帶錢，就不敢不賣給他。他們說：『遲幾天來付錢，』自然回答道：『很好！』所以有些合作社，有許多的帳，不一定能夠歸還。

合作社還有別的困難。種種所謂公益的事業，都要請合作社出錢。譬如建築營房時，就得以要求捐錢。有時候，政界人物，嫁女兒時，請酒的錢，也會要合作社代出！

所以合作社雖受蘇俄政府的扶助，但是私營商業，仍能發展，而且誰能得到勝利，現在還未能斷定。在經濟界裏，這確是許久以來的最激烈的決鬪。

根據合作聯合總會的一個報告，商人及其營業的數目，雖增加得極快，但比歐戰前的情形，仍相差甚多。付營業稅的商店數，在一九一二年是三十二萬家，現在僅及一半，而營業額僅及戰前的六分之一。

在俄國中部鄉間，商人所失的，無論是店數或營業額，都被合作所得。

在這個競爭裏，一方面，有國家的勢力及鼓動大合作團體的共產黨的熱心；另一方面，商人方面，則有他們的經驗，俄國商人，從前大商人所有的經驗，至今還保存。

我並不說，便是蘇俄政府的官吏們，對於商人，沒有狼狽爲奸的行爲。政府的托拉斯，與其將貨物買給合作社，總是欠帳，還是情願賣給商人，可以得到現款。國立銀行，與其借款給合作社，有時不能歸還，還是情願借給一定還債的商人。這種情形，我並不說是沒有的。

所以在俄國合作刊物裏，現在可以看見許多攻擊政府的很激烈的話。牠們責罵政府，

爲了自設商店的利益，與合作社做不光明的競爭。

第四章 消費合作的各種形式

第一節 全俄消費合作社聯合總會

俄國的合作組織，是金字塔式的，一級一級上去，經過數次選舉，纔產生中央機關，即生特羅索俞斯（Centrosoyus）即蘇俄合作社聯合會，以下爲求讀者便利計，簡稱蘇俄合作總會，共有理事二十人左右，設有常務委員會。

我在英國合作運動史裏，已經說過：英國是有兩個不同的中央機關，正式商業的事務，即是購買及分配商品，由批發合作社（Co-operative Wholesale）負責。至於一切宣傳，教育，指導的事，則由合作聯合會（Co-operative Union）辦理。但在俄國，這兩種事務，都由合作總會辦理。商業的，經濟的管理，及精神的，知識的指導，都集中在一處。

在經濟及商業這方面，蘇俄合作總會，尚不及英國批發合作社。不過進步得極其迅速。

一九二四年度，俄國的年，與別國的不相同，營業額是三萬八千四百萬盧布。這是一個驚人的數目，比法國批發合作社的營業額，大十五倍，但比起曼徹斯特批發合作社來，只及一半。不過應該注意的，就是英國批發合作社，比蘇俄合作總會，要老得多。蘇俄合作總會，創立於一八九八年，不過三十多年，而英國批發合作社，則發起於一八六四年，已有六十餘年。蘇俄合作總會，比較格拉斯哥的蘇格蘭批發合作社及漢堡德國批發合作社，都要發達些。所以在世界各國批發合作社裏，蘇俄合作總會，佔第二位。

蘇俄合作總會，在生產方面，也不及英國批發合作社。只有工廠二十所左右，營業也很有限，不過七八百萬盧布，比起英國批發合作社，工廠在二百以上，各種生產品，價值在二萬五千萬元以上，相差甚遠了。

不過蘇俄合作總會，因牠的複雜的職務，及牠的業務，非但遍及俄國全國，而且有國際性質，所以比起其他各國的批發合作社，最值得我們注意。

合作總會的主要的工作，就是聯合城市與鄉村，工人與農人，將鐮刀與鐵錐相叉形的

蘇俄國徽，變成事實。

合作總會購買鄉間的農產品，供給都市裏的工人們，另一方面，買國立工廠的製造品，供給鄉間農民。在國家組織裏，成一種財富的循環，有如血脈循環，心就是合作總會。營業的種類很多，糧食食品，不過是一部分。一大部分，是工業品。

一切宣傳，教育，指導，也都由合作總會辦理。在莫斯科，津貼一個真正的合作大學，關於教育，後面還要詳述。

最重要的是，合作總會的業務裏，一大部分是對外貿易，這是別的國家所沒有的。蘇俄聯邦的一個特點，就是對外貿易，出口與進口，都由國家專辦，不過在起初的時候，政府將這個業務的一部分，讓給合作總會。可以經營對外貿易的，祇有合作總會，其他商人，都不允許。雖然自一九二二年起，政府已經允許，或與政府合辦，或受政府監督的資本主義的公司，辦理實業，及對外貿易，但是現在除政府外，對外貿易，仍以合作總會為最重要。

我經過里加（Riga）時，看見蘇俄合作總會的堆棧，大為驚服。歐戰以後，俄國與歐洲

間，自芬蘭起直至黑海——三千公里之長的地面，——脫離俄國，新立了五個國家，除了芬蘭灣的極端外，沒有別的海口。於是拉特維亞的里加，就變成俄國的重要海口，雖非政治的，至少也是經濟的。所以蘇俄合作總會，在里加設立極大的堆棧，西比利亞的乳油，荳餅等商品，堆積如山，要許多隻海輪，纔能載滿。並在勒法爾（Reval），柏林，倫敦，巴黎等處，分設辦事處。倫敦辦事處，設立最早，革命前已經成立。巴黎辦事處，規模較小，營業也還好。

俄國合作中央團體，辦理出口事業，不僅生特羅索俞斯（全俄消費合作社聯合總會）一個，辦理農業品出口事業，另外還有一個團體。俄國出口額中，百分之三十以上，是由合作團體經手的。

一九二四年度，生特羅索俞斯經手辦理的進出口貨物，價值已在六萬萬盧布以上，現在當已有十萬萬。這個機關，購買法國的汽車，農業機器，這都是俄國人所極其需要的。同時在法國銷售皮貨及佐治亞的蠶繭，售給亞爾德虛（Ardeche）及加爾（Gard）兩州的工業家，製成綢緞。

可惜蘇俄合作總會，在外國辦貨，百分之八十，都是賒賬，外國商人，自然不大敢交貨，如果能夠用現錢辦貨，則進口貿易，一定會增加許多。不過大家對於合作總會，已漸漸的有信心，肯先交貨，六個月或九個月後付款。

許多合作主義者，尤其是國際合作聯盟，抱了已經很久的理想，有了蘇俄合作總會，也許會實現了。這個理想是：各國批發合作社間，彼此交易，漸漸的在各國全國批發合作社之上，設立一個國際批發合作社。

直到現在，這個理想，依然是個空想。英國批發合作社，雖在幾個國家，開始交易，但這種貿易，並無真正的合作性質。不過應該承認，蘇俄合作總會的對外貿易，也沒有合作的性質，因為一大部分，是與商人交易，與英法等國批發合作社的交易，祇佔一小部分。合作總會，與英國批發合作社的交易，在一九二四年度，祇有六十一萬七千鎊。

如果會有一天，國際貿易，完全由合作團體經手，互相貿易，合作社彼此間，所實行的原則：廢除利潤，各國批發合作社間，也同樣實行——這會是一個大革命，實現了一個新社會。

許許多多問題，現在我們所激烈討論的，如保護政策等，將不成問題了。

雖這個理想，雖還很遠，但是我們正向這個目標努力。各國批發合作社間的交易，年年增加，不過，這些批發合作社中，經營國際貿易，規模最大的，不能不說是蘇俄合作總會。

第二節 工人合作社

有一種特殊形式的消費合作社，在俄國佔很重要的地位，應該略述幾句，這是所謂工人合作社。

這些合作社，社員都是城市裏工業勞動者，全是雇工，受蘇維埃政府的特別優待。

這種合作社，是在俄國工業組織的最壞的制度裏——工廠附設商店制度——產生出來的。

俄國的工廠，在歐戰以前，很早的時候，通常多是獨立的，離城市很遠。爲招引工人起見，不得不供給他們以飲食及一切工人生活的必需品。但是這些工廠，不久就把這個慈善的

制度，變爲一種賺錢的工具，工廠附設的商店，一切物品的價格，都仔細計算，務使工人的工錢，完全用盡，使他們幾乎永遠得不到一個現錢。

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六日革命以後，蘇維埃政府的事業之一，就是將俄國的大小工廠，完全放在工人手裏，告訴他們：『一切工廠，都歸工人所有，你們可以自由處置。』於是這些工廠附設的商店，遂馬上變成工人合作社了。

我在此地，用不着附帶的敘述工人委員會的試驗史。用不着說，這個試驗的結果，是極壞的。在起初的時候，有許多工人委員會，仍留住從前的廠主。不過他的權柄，當然完全失掉，唯一的職務，就以出錢維持工廠。他們當然將工錢增加到無可再增，而工廠的出產，則降到零度。

蘇維埃政府，對於一件事，只要認爲做錯，無不毅然決然的改變方針，尤其是工人管理工廠這個辦法，事實上也與集產主義的原理相反，所以不久就取消，『工廠歸工人，鑛歸鑛工，土地歸農民，』這個老口號，馬克斯主義，始終是不贊成的。馬克斯主義的主張是：『工廠，

土地，鑛等等，均歸國有。』

這些工人委員會，管理工廠，結果既是如此的壞，於是將工廠收歸國有，由所謂托拉斯這種政府機關管理，於是這些工人，仍舊受工錢制度的束縛，與從前資本主義制度時代一樣，甚至於更受壓迫，因為政府會向工人們說：『從前的罷工，爲了反抗資本家，甚至於爲了反抗資本主義的政府，是一個權利，一個責任，但是現在，爲了反抗共產主義的政府，反抗社會主義化的工業而罷工，這是一個犯罪行爲，依法處罪！』

雖然如此，工人既經實行過自治，此時也不能將一切完全消滅。如從前的工人合作社，現在依然保存。工人們的同行的團結，依然保存。俄國工人生活一個特點，就是一個工廠裏面的工人們的團結精神。非但在設立工人合作社裏可以表現，便是在日常生活裏，也可以看出。

同一工廠裏的工人們，覺得他們是在一個家庭裏似的。每個工廠，有工人們自己的戲院，演講廳，特殊的旗幟。十一月六日，是俄國革命日，即是國慶日，無論那個城市，都有許多滿

載工人的車游行着，每個車上，都豎起本工廠的旗幟。這種精神，與別國的工人，完全兩樣。法國工人，在國慶紀念日，永遠不會想在侯樂（Renault）西托昂（Ciroën）石拉竇（Schneider）（按此三人均係法國大實業家，各設有大規模的工廠）工廠的旗幟之下，團聚游行的。法國工人唯一的團結表現，只有工團，但便是這工團的旗幟，也不一定會使他們團聚的。

俄國工人，團結的表現，是在工廠。

工廠委員會，雖已取消，工人雖已變成雇工，工廠雖歸蘇維埃政府管理，但工人們依然視工廠為自己所有。他們覺得是在自己的工廠裏做工。也許因為工人們也是蘇維埃分子，所以覺得自己就是自己的廠主，而工廠也確是他們自己的財產。

大家也盡力使工人永遠有這個信心——或幻想。每次開會，每張宣傳品，都告訴他們：『你們現在已經不是雇工了，你們便是自己的廠主。』

兩年以前，在一次講學時，我曾說過，廢除工錢制度，是怎樣的困難。所有以廢除工錢制

度爲目的辦法，試驗以後，都沒有什麼效果，如工人生產合作社，工人分紅，工人參加工廠管理，勞動合作社等。我最後於是下這樣一個結論：工錢制度的廢除，與其說是一個經濟問題，還不如說是一個心理的問題。工錢制度的消滅，一定要工人的心理，自以爲自己已經不是一個雇工了。

在我看來，俄國工人——至少在許多工廠裏——已經有了這個心理，這是法國工人，雖經許多努力，仍是沒有的。

這種工人合作社，現在爲數極多，共有一千八百所，社員數目，約有三百萬。營業額也極大。合作總會及蘇俄政府的政策，是要使工人在合作社裏購物，將工錢全部，都用在合作社裏。工錢全部，都用在合作社裏，事實上是不可可能的。因爲總有許多費用，如房租，捐稅，火車，電車費，觀劇費，報費等，是不能用在合作社裏的。不過有人計算，如果工人是一個忠實合作社員，同時又是一位忠實共產黨員，則工錢的百分之七十五至八十，應該在合作社裏花用。

這個比例，現在還差得遠哩。在莫斯科等城市裏，工人特別的熱心，有紀律，已經辦到百

分之五十，甚至於百分之六十。不過是極其稀少的。一般的情形，直到現在，還是遠不及此數。不過現在有個趨勢，是不使工人合作社，另外分門別戶，使牠們併入一般人的合作社裏，與別的國家一樣。這樣辦，莫斯科式的合作社，漸漸的變成普通的合作社了。

第三節 居住合作社

俄國的居住問題，比較其他各國，一樣的嚴重——甚至於更甚於他國。這個居住恐慌，到處一樣，甚至於海外殖民地裏，也同樣發生，這確是一個令人難解的事。這件事，極其奇怪。一般人給我們的解釋：如歐戰時停止建築住宅，農村人民，聚集城市等，但這些解釋，理由似乎都不甚充足。

歐戰以前，各國的情形，大概已不大行，住宅的供求，大概已經剛剛相等，只要看空宅的數目，以百分計，極其稀少，而且不斷的減少，就可以證明。所以住宅的供給，只要稍微減少一點，就把平衡打破。應該注意的，對於衣食兩項，不常有人，弄到如此地步，以至於完全赤體，或

是毫無麪包（譯者按：這是指西洋情形，在中國，餓死的人，如此的多，就不能這樣說了。）但是一個家庭，找不到住宅的事，是過於時常有的。其結果是，住宅的供給，一有缺少，競爭一定格外激烈，房價會漲到極高的地步。

這個居住問題，在別的國家，發生的原因，已不易找到，而在俄國，居然也同樣發生，尤其令人難解了！在俄國，也說住宅缺乏，是一件多麼奇怪的事呵！因為農民聚集大都市，這個現象，直到現在，在俄國是最不顯著。

在俄國，有十萬人口的城市，只有二十二個。對於一個幅員如此廣闊的國家，這個數目是極小的。這二十二個城市的人口，總計起來，還不到八百萬。幾乎不到全國人口百分之六。我們可以說，都市人口，在俄國，是少到無可再少了。在法國，人口在十萬以上的城市，共有十五，人口共計有六百萬，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十五。而在英國，十萬人口以上的城市，共有四十五，人口近二千五百萬，佔全國人口半數以上。在這些國家裏，大家都到城市裏去，住宅大成問題，本是應有的事，但是在俄國，怎樣也會發生呢？

非但俄國都市人口，僅佔全國人口一小部分，而且便是在城市內，居民也不稠密。俄國都市，都是極其廣闊的城市，好像還保存一點從前韃靼人營帳生活的外觀。一個像莫斯科這樣的城，面積比巴黎還要廣闊。莫斯科面積，共百萬公畝（一萬海克塔），而巴黎僅八十萬（八千海克塔）。但是莫斯科的人口數，比巴黎要少得多。莫斯科只有一百七十四萬，巴黎有二百十五萬。巴黎每百公畝（一海克塔）有人二百八十五人，莫斯科僅有一百五十六人。

可是沒有一個城市，住宅的恐慌，像莫斯科那樣的慘酷的。有人告訴過我一些令人不敢相信的事：舉個例，有些學生，找不到住址，或在火車站裏，甚至於或在墳場的墓穴裏過夜。這些索很多用金，代人尋屋的中間人，如此的多，簡直成了一個新職業，而且每找一次住宅，不止找一位中間人，要請教好幾位。首先要找到一位知何處有空屋的人，然後再去請教別的中間人。

住宅是如此的缺乏，居民們簡直可以說是已經成了「人堆」擠到如此地步，蘇俄政

府，不得不規定一個限制，在莫斯科，每人所佔地位，不得超過二十三平方公尺，即是一間六公尺長，四公尺寬的房間。這是一個最高限度，不得超過的。但是實際離開這個限度還遠哩。莫斯科的居民，住宅所佔地面，平均起來，不過六方公尺。在別的城市裏，這個平均數，在五·九〇方公尺至六·五二方尺之間。我不知道，你們是否曉得六方公尺是多大。這是一間三公尺長，二公尺寬的房間，即是一間小獄室的地面。如果看工人區的情形，還要惡劣。在工業中心裏，每個工人，所佔地面，有時僅有四方公尺，甚至於，有時竟降到三公尺——一個墳墓的面積！

在一個土地遼闊，面積無限的國家裏，活着的人，所佔的地面，只能等於死後的葬死之地，這真令人莫明其妙了。這是一個反常的現象，表示組織的缺陷。

對於莫斯科這個城市，確有一個特別的原因，就是莫斯科改爲俄國的首都，行政機關，遷到莫斯科，當然有許多人跟着搬去。每次遷都，都是如此的。

列寧格拉 (Leningrad)，剛剛相反，因爲遷都關係，情形很好，列寧格拉的人口，密度僅

及莫斯科的一半，所以尋找住宅，比莫斯科容易得多。沙皇的舊都，現在一部分已經空了。

政府所規定的限制，每人住所，不得超過二十三平方公尺，會嚴厲施行。許多家庭，房間總面積，超過了法定數——一家若干口，乘以二十三，仍超過時——時常祇准保留一間。甚至於，如果這一間仍是過大，便是這間房子裏，仍要搬進別人來住。如果住戶願意，自己築一個牆壁，或只設一個屏風，自然也是可以的。至於廚房，應該設法輪流使用。有人告訴我，有兩位上等社會的太太，住在一起，祇有一間大房間，一間廚房，可是仍要他們讓別的人住進去——幸虧也是女性。在這種情形之下，那許多無處置放的家具，祇好出賣。所以俄國家庭的好家具，完全放在舊貨商人那裏，大家可以以極便宜的價錢，買得極貴重的物品，從前如此，現在大概也一樣。

共產主義的各方面，也許這一件，是最慘酷。在交換及生產兩方面，共產主義，改變並不大，因為在大工業大商業的國家裏，生產及交換，本來多少已經社會化。對於分配，共產主義，已有點慘酷，不過如果所有的富人同時完全破產，他們的苦痛，並不像大家所想像的那

樣利害。甚至於消費方面的共產主義，如果是大家同桌吃飯，也沒有什麼不可忍處，因為我們出門，同桌吃飯，本來已經習慣了，可是居住共產，這確是最利害的束縛！除去衣服共產，迫大家彼此交換衣服以外，再也想不出更壞的束縛了。

一個如此嚴厲的辦法，至少總可以救濟一點住宅的恐慌吧。事實上，究竟怎樣呢？也沒有什麼結果。俄國蘇維埃政府，在成立時，馬上下令，將私有財產，非但土地，而且房屋，完全充公。所以自一九一七年後，所有城市裏的房屋，已經完全變成蘇維埃的財產。所有可以設立公務機關，慈善機關，或供黨國要人居住的房屋，裏面的住戶，房東，至少屬於資產階級的，完全驅逐。最美的建築物，有點歷史性質的，都變成了博物院。無論報紙怎樣胡說，蘇俄政府，對於一切藝術品及有點歷史的價值的物件，是極其尊重的。許多宮殿宅第，也用設立孤兒院及病院。但是也有許多，設立了所謂公益機關，多所浪費。

所以這次革命，非但沒有增加住宅的面積，反而減少了。

所有豪富的資產階級，都被驅逐，離開他們的住宅，就是容忍他們，也要把他們趕在一

間房屋裏，這樣辦，似乎總可以空出點地位了。不過應該想到，每次革命所引起的普遍的紛亂，尤其是這次俄國革命，想有地方安置人們，便是在火車，或公共汽車裏，總該有點秩序纔行。親自理過旅行用箱子的人，或放書到書架子上的人，一定曉得，如果用心放置，很有秩序，可以多放一倍。

而且這些新搬進高樓大廈裏居住的人們，起初覺得極其榮耀，不久就不免失望。一所高樓大廈，一定要有一切必要的設備，纔會舒適。既無熱汽管，又無電燈，當然也沒有照料一切的婢僕，這些住戶，自然受凍，反而羨慕他們從前的小房屋。

而且住在這種住宅的人們，對於物件，毫不當心。這些人，忽然住在華麗的住宅裏，莫斯科富商的大廳裏，馬上將大鏡，圖畫，鑲金物品等，完全搶掠破壞，在地板或地氈上劈柴折炭，有時候竟將家具燃燒取暖。房屋既無火，水管於是冰凍破裂。住宅的損壞，多到可怕的地步，從前的舊房東，當然不會情願加以修理。完全相反，他們非但不設法救濟，而且情願損壞。因為他們知道，如要房屋完好，自己一定完全被驅逐，讓別人來住，只有一個辦法，可以讓自己

居住下去，就是將房屋弄得破碎不堪。多數房東，就這樣辦。

沒有好久，莫斯科一城，不堪居住的住宅，有四萬之多，佔莫斯科住宅全數百分之二十！

* * * * *

在這種情之下，俄國住宅恐慌於是發生了。有什麼辦法，解決這個問題呢？第一個解決辦法，也許是恢復從前的舊制度：城市房產私有的制度。但是蘇俄政府，絕對不肯聽從的。而且這個辦法，也不能立刻實行，因為許多房東，已經不在俄國了，沒有鎗斃的，都已亡命他國。直到一九二一年，實行新經濟政策後，纔決定採用這個辦法。從那時起，從前居住資產階級的房屋的人，仍可搬回去住。

可是得到一個預料不到的結果。這些房東們，至少這些還在俄國的人們，還不怎樣高興回去，也許因為怕修理費太大，及捐稅的太重。

似乎還有一個解決辦法。一切房屋，土地，建築物，既完全是蘇維埃所有物，當然可以自己出錢，建築住宅。他們在有些地方，也曾試行這個辦法，但是因為沒有錢，也沒有什麼顯著

的結果，蘇俄政府，也曾將建築事業，特許外國資本家辦理，吸收外國資本。但是最重要的，還是求助於合作社，現在該詳述一下。

(一) 建築合作社

這種建築合作社，俄國現在，為數極多。據一九二五年十月調查，共有一千以上，社員數共有十八萬。蘇俄政府，當然與別國政府一樣，竭力獎勵。

這些合作社，自己的收入，極其有限，只有四百萬盧布。政府於是供給以借款。一九二五年的預算，是三千萬盧布，次年的預算，增至二萬五千萬盧布。比別的國家——如法國——要多得多了。

俄國的建築合作社，也與別國一樣，受種種優待。如免付捐稅——至少在最初幾年等。又讓借地皮，但是並不給與，因為政府不願放棄土地國有政策，便是合作社，也無權佔有地皮。政府視建築合作社所築房屋的材料，讓借地皮二十年或四十年，即用木材建築，讓借二十年，以磚石建築，讓借四十年，後來各增加二十年，即自四十年至六十年。期滿後，建築物及

地皮均歸國有。

不過這些利益，並非任何合作社，都能享受的。依照法律，能够享受的，只有這些合作社。社員都有蘇維埃政治選舉權的，即是體力的或知識的勞動者。至於別種人，資本階級，不依勞動生存的，雖然可以建築房屋，甚至於可以組織建築合作社，但是他們是沒有權利免納捐稅，享受任何特權的。

這些建築合作社，有的自己直接建築，有的請企業家代辦。我用不着說，在經濟的立足點看，是那些自己直接建築的合作社，可以得到最有利益的結果。不過不要以為這些合作社，建築房屋，不花什麼錢。有人計算過，建築一個工人住宅，每人所佔面積，平均是二十三平方公尺，共計要三千盧布。在法國及瑞士，一所這樣大的住宅，建築費大約相同。這些如此各異的國家，一在西歐，一在東歐，但建築費用，竟會一樣，是件值得令人注意的事。

這些合作社，上面有合作社聯合會，這些大勢力，與蘇維埃政府，直接交涉。這些合作社，能够減輕住宅恐慌到如何地步，現在還不能看出，因為開始工作，僅有幾

年，也許要許多年代，纔能看出結果，別國如此，俄國也是一樣。

(二) 居住合作社

另外還有居住合作社，即是已有住屋的人所組織的合作社。一所大住宅裏面的居民，可以組織一個合作社，至少是那些人數很多的住宅。莫斯科從前就有許多極大的住宅，人烟極其稠密，裏面的住戶以百計，居民以千計，在巴黎，通常名之曰「城」。如果裏面的居民，盡是無產者，就可以組織一個居住合作社。不但可以，而且有點強迫。一個住宅的居民，如有百分之六十，決定組織一個合作社，全體都該順從，完全加入。

這種居住合作社的職務，等於全部住宅的總理事，住戶總代表。

這種住宅的管理，既有了這個團體，地方政府，就可以不必過問，合作社選舉一個社長代表全體，與蘇維埃政府接洽一切。合作社可以與地方政府，訂立十二年的租約。訂約以後，合作社就可以任意處置住宅。可以加以整理，分配住室給居民，對於房租，也可以有特殊的方便。

俄國城市裏，雖是擁擠不堪，住宅雖是極其可憐，但是應該承認，對於勞動階級，房租是極其便宜的。地方政府，只向他們索極低的房金。譬如我在俄國時，有位合作總會的職員引導我，他有兩間房間，房租每月僅兩盧布六戈比，燈火在內，冬季取暖，還供給一切。該算極便宜了。這位職員，可以有兩間房間，因為一切體力及知識勞動者，如大學教授等，要在自己家裏工作的人，在每人二十三平方公尺以外，還可以多住一間，這位合作總會的小職員，居然也受這種優遇。

蘇維埃政府所有的房屋，都是充公得來，絲毫未給賠償，既一錢未出，祇收極低的房金，本也不足為奇！既得來不費分文，當然可以實行福音書中裏的教條：『你不出錢得來的，也該不要一錢，送給別人。』便是一點不收房金，也沒有什麼要緊。上面所舉的例，對於無產者，房金收得如此的少，連修理設備費還不夠。不過對於收入較豐的官吏，（上面所舉的職員，每月薪金是一百十盧布，）及那些資產階級——這是當然的——他們的房金，依所佔面積的大小，及收入的多寡而增加，因此房金可以增加至極高。

居民組織了居住合作社以後，市政府僅向合作社索極低的房金。合作社遂請社員大家商決，各出若干。不過合作社所收的房金總數，不可太少，非但要能够付總房金給市政府，而且要有若干合作社應備的修理設備費。

有了合作社，居民得到極大便利，就是一般居民所有大恐慌：被房東驅逐，可以因此避免。他們所住的，等於是他們自己所有的房屋，可以永遠安居下去，只有一個條件，就是所有房間，應留下十分之一，預備給無家可歸的人居住，市政府有權隨時送來的。他們於是犧牲幾間房，留給這種人居住，普通選擇僻靜一點的，可以不必驚動大家。

在住宅恐慌這件事上，居住合作社，不能增加住宅，所得的結果，當然不能及建築合作社。

雖然如此，大家承認這些居住合作社，利益極大，所以社數日增。俄國居住合作社，現有三萬，共佔住宅六萬所。而且只有大都市裏，纔有統計，實際上，當不止此數。

可是不要以為，這種居住合作社，一點缺點也沒有。在俄國，也與別國一樣，使數百居民，

住在一起，組織一個家庭式的小共和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還要均分，還要向社員說，『你佔的地面太大，應該讓點地方給別人。』

應該想到居住合作社社長的專橫的權力。在巴黎住家的人，都知道門房這個大人物，是怎樣重要，怎樣可以給住戶以種種煩惱，如果知道這一層，就可以知道居住合作社的理事，地位如何，要有多高的道德，纔可以不至於濫用他的權力。所以有許多人說，事實上確有許多弊端。雖然關於俄國的消息，許多是亂造謠言，任意污罵，但是這一件事的確有弊端，是很可能的。

* * * * *

雖然如此，這些辦法，仍值得別國的模仿。在法國，據我所知，這種居住合作社，一個也沒有。可是這種合作社，用處是極大的，比上面說過建築合作社，利益更大。

因為要建築房屋，非出建築費不可，組織一個居住合作社，只要點房金。要走就走，不受束縛。而在安全方面，又與自建房屋，完全一樣。因為一面是合作社的房客，一面又是合作社

的股東，決不會被驅逐的。房金的增加，也要得社員，即是房客大家的同意。總而言之，用不着購買房屋，建築房屋，自討煩惱，但房主所有的利益，房客也可以完全有。

第五章 土地問題

第一節 土地的缺乏

上而所說的，是城市裏的合作運動。現在應該研究一下鄉村合作運動。因為應該知道，鄉村幾佔俄國的全部。

農民之多，沒有一個國家，能及俄國的。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是農民。在法國，還不到百分之五十二，而且越過越少。而在歐洲各國裏，法國還是一個農民最多的國家哩。（英國農民，只佔全人口百分之二十三，比國百分之二十二。）

可是這些農民，總是不斷的感到土地的缺乏。俄國是常有飢荒的，但是有一個飢荒，好像是俄國特有的，就是這個土地的飢荒。想到俄國的面積，共有四萬六千四百萬海克塔——單是歐洲部分，而且在大受割減以後——比法國面積，大八倍多，而人口不過一萬五

百萬，每人可以分得四海克塔，還要說土地缺乏，真是一件奇事。況且俄國的家庭，人數通常很多，有五、六人，每家平均，可以分得二十五海克塔，這已極多，一家數口，靠自己的勞力，一定耕種不了的。這還祇計算歐洲部分的面積，如果將亞洲的面積加上，共有二十二萬海克塔之多，比法國面積，大四、五十倍，而人口不過一萬四千萬。如果將這些土地，分給人民，每家所得，可以近一百海克塔。

俄國土地，既是如此的多，似乎取之無盡了，爲什麼會有這種土地的飢荒呢？

面積確是極大，但是比較別國，俄國的可以耕種的土地，與全國面積比例起來，是最小的。已耕地，簡直不足一萬萬海克塔。其餘的，都是無窮的森林，大草原，天然的牧場，尤其是西比利亞，已耕地，格外的少。如果我們將這些荒地減去，只計算已耕的地，每家可以分得的，就要大加減少了。

雖已減少，但爲數仍很多。不過俄國是農業極落後的國家，一家所耕的田，一定要很多，纔够生活。法國一個農民，如有五、六海克塔田地，就一點不覺得不足，至多有點廣置田產這

個病態的願望。但是在俄國，這些田地，是不够生活的，因為俄國田地的出產比較是極少。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有用的田地，最大部分，都是貴族，教會，寺院，國家的財產，有許多甚至於是沙皇及大公爵們的私產。

* * * * *

革命發生了！蘇維埃政府的第一件事——在革命還未確實勝利以前，革命勝利，是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六日，而這個命令，是十月二十六日下的——就是下令，將城市及鄉村的土地，完全充公，將極大面積的土地，分給農民。農民所得土地，共計二千二百萬海克塔。這已經不少了，等於法國全國面積之半。農民的希望，總該可以滿足了一大部分了吧？並不比從前好點！蘇俄革命後，土地的飢餓，並不比從前減輕，也許還要更甚。這個結果，初看令人奇怪，但是很易明白的。

第一層，這些大地主的土地，雖然充公，但已耕土地的面積，並未增加，這是很明顯的。可以耕種的土地，非但沒有增加，而且竟會減少。因為有許多土地，忽然給與農民，有的

不會耕種，有的沒有必要的農具，無法耕種，於是這些土地，遂荒蕪了，許多地方，種馬，選種的牲畜，被人極其愚蠢的殺死，許多機器，因為不知用法，也被破壞。有人說過一件事，一所大宅的客廳，裏面的裝飾大鏡，農民們不知有什麼用，於是打碎，使每人可以分得一塊。大家可以知道，這些工業化的農場，放在這種人的手裏，結果會怎樣！俄國的農業生產，竟減少了一半。還有一層，俄國人民，雖戰爭及飢荒，死亡極多，但是農村裏的人數，非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多。

大家知道，一九一七年，俄國軍隊的潰散，對於協約國，尤其法國，是那樣的危險，一個主要的原因，就是前敵兵士，得到土地充公命令已下的消息。俄國軍隊裏，於是全體祇有一個呼聲：趕快回去吧！他們就要分配土地，我們就要分不着了！數百萬兵士，於是跑回家鄉去，要求分得一塊田地。

還有在城裏做工的工人，因為工廠充公以後多數破產，無工可做的，也回到鄉間去，要求土地。

所以多數黨的革命，便是沒有加重土地的飢荒，至少也並未使牠減輕，知道這些原因，也就不覺得奇怪了。

現在應該說回去，看看俄國革命發生時，土地的制度，是怎樣情形。

第二節 米爾制度

誰都知道「米爾」這個名詞。俄國土地，無非全部，但是最大部分，是實行這個土地財產制度的。

大家通常以為米爾是農民所實行的一種共產制。在任何民族的歷史裏，起初的時代，似乎都實行公有財產，大家以為米爾的起源，也就在這種共產制裏。這個意見，是不正確的。米爾的特點，完全不在共有財產，剛剛相反，正在「定期分產。」

在上古時代，俄國大概也曾實行過共產制。這是各國最古的財產制度，但是共產制與米爾制完全不同，米爾制的特點，正在分產。在十七世紀以前，看不見米爾制的遺跡。從十七

世紀起，纔有人記述農村裏的定期分田，這可以說是一種個人主義的反動。

所以米爾制，非但不是共產的初步，而且可以說是從前的共產制到私有財產制中間的過渡制度。各人的田，各人耕耘的，各人收穫，這當然與別國的田產制不同，因為是有止期的。爲免除有的發財，有的變窮起見，於是恢復從前的平等制，再分配一次，期限通常是十二年，但有時候較短，有時較長。各人分得一塊新地，於是再各自去耕種。這是與三千年前，摩西律中所規定的田產制相彷彿。

所以米爾制是一種間斷的私有財產制，爲滿足人們的平等要求起見，定期易手。

明確點說，米爾包含三種土地，每種代表一個上述的三個制度。第一種，是農民的住宅，及其四周的園地，這是永久的私有財產。第二種，是村落的辦界，是些不分的土地，完全公有的，通常是森林或草原。第三種，在公有土地及私有土地之間，有一片田地，農民各自耕種，只受一個限制，就是每若干年，分配一次。

這個有名的制度，引起許多批評的文章，此地無暇詳述。這個制度，通常是同受共產主

義者及資本主義的經濟學家的批評的。

在社會黨的觀察點上，米爾制度，被認為是一種陳腐的制度，有個人耕種的一切弊病，而沒有牠的技術上的利益。

在經濟學的觀察點上，這個制度應受的批評，是很明顯的。

第一個缺點，這個定期分田的辦法，使農人不願改良田地，使他與佃戶一樣，知道自己於若干年後，一定會離開這一塊田地，當然不能企圖長期的工作，因為有些工作，費錢太多，一定要許多年的收入，纔夠補償。他當然不去設法灌溉，墾荒，植樹，總之一切工作，在短時期內，收入太少，不夠補償開銷的，他們不願做。

第二個缺點，也是耕種方面的，就是每次分田，因為要盡力使村民所得，彼此平均，於是極其不幸的分成許多小塊。無論什麼地方，土地都有好壞，好的壞的，大家都各分得一點。大家各得一塊好田外，還該分得幾塊壞的，或一塊草原，或一塊森林，或一塊低窪的地。用了這個辦法，甚至於每個家庭，分得十，十五，二十塊地，甚至於有些村落，各人分得四十塊。

在出產這方面，這種情形，是極壞的。各國都是一樣，法國亦然，但是俄國的情形更壞。在法國，農人多住在自己的土地上面。在法國鄉間經過，令人覺得可愛而有生氣的，就是到處可以看見簡單而還算舒適的農民住宅。俄國則相反，鄉間是空無人烟的。可以走很多的路，看不見一所房屋。因為俄國人，是聚族而居，許多家同居在一個村莊裏的。

所以一個村莊，如有農戶百家，每家有地十五或二十海克塔，分成二十小塊，四散在各處，公有的土地，還不在內，他如果從這一塊，到那一塊，單是走路，已够忙了。如果每一塊地，都要去走一踮，每天也許要走三四十里哩！

還有一層，這些田地的雜亂，使農人不得不同時大家做同類工作。有幾件農事，如果同時做，會互相妨礙的。於是只好規定日期，某事在某日，大家同時做，好像軍隊裏面，命令一發，大家一齊動作一樣。

耕種的方法，大家也該一律，通常是實行三年輪種制，每種兩年，休耕一年。

可是在著名社會學家裏面，也有不少擁護米爾制度的人。如從前聖彼得堡——現在改名爲列寧格拉——的大經濟學教授科瓦來斯基，在他所著極有價值的書裏，竭力贊成米爾制。

我們可以說，第一層，在道德方面，這個制度，強迫大家在一處生活，一處工作，雖是一個束縛，但同時又是一個休戚相關的關係，使農民肯去互助。

在社會方面的利益，就是使俄國免受這個農村無產階級的大患。在別的國家，如意大利及愛爾蘭，所受的災害，是那樣的利害。

在米爾制度之下，是不會有無產者的。每個農人，都可以結婚生子，因爲一定可以分得若干田地，够維持一家數口的生活，不必出去替別人作工，農村工錢制度，在米爾制下，是幾乎完全沒有的。

便是在經濟方面，這個制度，也許不像大家所說的，那樣的壞。大家反對米爾制的最大的理由，就是既是定期分田，農人不能企圖長時期的工作。但是如果細想一下，仔細考慮這

個理由，就可以看見，非但米爾制有此弊端，便是歐洲的田產制度，也是一樣的。

如果看英國，這決不是一個農業落後的國家，這是每畝出產，平均最多國家之一。卻應該承認，這個國家裏，差不多所有的耕者，都沒有田！在英國，土地是歸那些不耕者所有，而那些無田者所耕種。

所以沒有永久的財產權，並不一定絕對沒有農業的進步的。

經驗告訴我們，在雇工耕種，佃戶耕種制度之下，農業也可以極其發達的。在社會的及道德的觀察點上，也許最好不這樣。但是事實上如此，我們也不該否認的。

這些擁護米爾制的人說，俄國農業所以落後，並非因為米爾制，也不是因為財產權的不固定，甚至於也不是因為土地分得太細——別的國家，便是法國，也是一樣——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農民太愚蠢，太貧窮了。他們是一字不識，又沒有現錢，在這種情形之下，農業當然要落後了。況且在貴族們所有的大莊田裏，耕種方法，也並不怎樣進步。

如果有一天，農民們受一點教育，又組織了農村金融機關，可以得一點資本，我們可以

看見，便是在米爾制度之下，俄國農業，也會有進步的。

這些擁護米爾制的人說，這便是革命前正在進行中的。在俄國農村裏，當時已有極大的進步：農業機器，由外國輸入，雷發生式信用合作社的發達等，都可以表示。據科瓦來斯基說，農業出產，已經大大的增加了。

對於一個外國人，贊成或反對米爾制度，都是很難的。不過我們可以說，無論好壞，這個制度，在俄國，已經根深蒂固，沙皇政府，許多次盡力想加以改變，竟完全失敗。

先將沙皇政府的農業改革的嘗試，略述幾句。

大家知道，一八六四年，俄皇亞歷山大二世，廢除農奴制。廢除農奴制時，米爾制非但沒有同時取消，而且更加擴大，更加穩固。因為俄國廢除農奴，並不像美國廢除奴隸時，不花一錢，奴隸主人，未得賠償金。俄國大地主，在解散農奴時，領得賠償，可是政府給與地主們的賠償金，要解放的農民，多納租稅，以資彌補。米爾裏面的分子，對於繳納賠償金，有連帶的義務，

即是一人不繳，同村的人，大家負責代出。所以在農奴解放後，米爾內的分子，又加上一種金錢上的連帶關係。

一九〇五年第二次大土地改革。這一次，是受了自由的，個人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的影響。大家也許奇怪，爲什麼俄皇政府，會受自由思想的影響。不過「政治經濟學」上的自由政策，與「政治上」的自由，是完全不同的。

沙皇的大臣們，並非全體都是頑固不化的。內中也有很有學問的人。如斯托里平 (Stolypine) 等，他們與經濟學的自由派一樣，也相信一定要有個人的永久的私產，農業纔會有進步，所以俄國一定要實行這個私產制，農業纔有進步的可能。

另外還有政治方面的原因。這個政策，是一九零五年失敗的革命所引起的，而這次革命，又是日俄戰爭，俄軍大敗的結果。這次革命，完全失敗，尤其是在莫斯科，因爲軍隊忠於政府，用武力制服。可是這次革命，使俄國政府大爲震動。大概使他們覺得，不久還會發生一個，而且更大的革命。

俄國政府，覺得應該想一個辦法，防禦革命的思想。他們明白，要貴族階級，保護帝制，力量是不夠的——這個見解，是多麼的正確呵！於是想靠衆多的農民。他們想，農民是保守的，崇拜皇帝，稱之爲「小父親」。應該靠他們纔行，不過要使他们們堅決的擁護帝制，最好的辦法，就是使他們變成有田的地主，自然會愛護他們的田地，與法國等國一樣。

還有一層，米爾這個制度，政府也很疑懼。用當時所用的話，這是共產思想的「細菌培養汁」。

這是的確的。法國農民，所以覺得土地是歸他所有的，是因爲或是他親自買來，或是祖先遺產，而米爾裏面的農民，既不買地，又無遺產。他們知道，土地是全村公有的，說得正確點，土地是上帝的，上帝造土地，給與農民。關於這個問題，有些極其激烈的書。有一本書，農民蓬大來夫（Bondareff）所著，由托爾斯泰校訂出版，並寫一序。這本書裏，這位農民，簡直用抒情詩體，激昂的表示他的自傲：

『不勞動的人們呀！你們該明白：我的勞動的出產，可以養活三十個人，所以我何以

有權與那位將軍一樣，坐在同一把椅上。我說錯了！那裏該坐在同一把椅上？那位將軍該站在我面前。因為是我勞動，得了產物，養活將軍的，不是將軍養活我的。」

還有一層，在米爾制裏，每十二年，或十五年，分一次田，這也給農民一個惡例。他們看見附近大地主的田地，極其廣闊，卻永不分動，於是說了：『我們勞動了十二年，現在又要換個地方，再去勞動。而那位地主，一點也不勞動，竟永遠保有他們的田地，這太平了！我們要求地主的田地，也與我們的田地，放在一起，分給大家。』農民覺得這個解決辦法，是極其合理的。而貴族階級，當然覺得，對於他們，這是極其危險的，於是斷定，要使農民不想分貴族所有的田地，最好的辦法，就是廢除這個分田制。這些農民，自己也變成永久的地主，當然不再說分田了！所以貴族們，也贊成政府的土地改革政策。

不過俄皇政府，雖是那樣的強暴，也不敢強迫農民，將分田制，完全取消。也用點手段，依地方情形，分幾種辦法：自農奴解放時，即一八六零年起，未曾分過田的村莊，就可以表示，在這些村莊裏，米爾制已經消滅。農民既自行取消，從此以後，就永遠廢止。所缺的，就是法律的

承認。現在有了，所有的田地，現在歸各家所有的，可以有永久所有權，不再分配，這些村莊裏，永久私有制，於是辦到了。

至於在一八六〇年後，分過田的村莊，則可以自由擇定，或仍實行米爾制，或如果村民之三分之二主張取消米爾制，則改用永久私有制，無論什麼地方，如有三分之二的居民聯名要求，米爾制就該取消，實行私有制，與上面一類，同一辦法。

非但村民公衆決議，得以改變，而且米爾裏面的分子，個人要分開，變成永久的地主，也是可以的，不受米爾制的牽制。甚至於自上次分田起，他的家庭人口，如有增加，他還有權，要求多分得若干田地。

總而言之，依然這個新法律，無論是誰，祇要自己情願，就可以變成永久的地主。

一九〇六年，上諭下後，所得結果，究竟怎樣呢？

許多農民，脫離了米爾，變成私有田產的自耕農，在多數黨革命前，有人計算過，共有二百二十萬。不過俄國農戶，共有二千萬家，只有二百萬，也不算怎樣多。

還要看變成永久地主的農民，是屬於那一類的。他們多數是那些村莊的居民，法律強迫他們，實行改變的。但是在居民可以自由選擇的村莊，很少能夠得到三分之二居民的同意，取消米爾制的。

無論如何，俄國政府所希望的改革，實行的地方，結果大多是極其惡劣！許多農民，得到一塊土地後，趕快出賣，得了錢，到城裏去花用，耗用完了，就到工廠裏去做工。

這是一個普遍的現象，本不足為奇的。在法國殖民地裏，情形也是一樣。我們爲了適合政治經濟學的教條，取消土人固有的財產制，使他們變成永久的地主，這些土人們，也是出賣他們的田地，吃用盡，然後餓死。在阿爾及利亞（Algérie），就可以看見這種情形，與俄國完全一樣。有些省區，有些村莊，農民有一半，甚至於不止一半（百分之五十二）將他們的田地賣掉。有些農民，所以這樣辦，完全與小孩一樣，因爲他們差不多從來沒有看見過銀錢，於是趕快要得錢花用。但是也有許多，因不會耕田，纔賣田的，與軍營裏的兵士一樣。他們在米爾裏面，與大家一起，還可以行，現在要獨立耕種，就不知怎樣辦纔好了。

還有一件奇事。上面說過，俄國農民，是聚族而居，許多家同住在一村的。因為私有財產，通常要農民住在自己的田地上，使許多農民，賣掉他們的地。依照法律，為改良耕種，減少田地塊數起見，規定這些塊地，竭力併在一起，使每個農民，佔一塊地，使他可以在他的田地上，築一所房屋。可是這些農民，離開了村民大衆，獨自居住，自己的房屋，不再與鄰居相連，於是苦悶要死，不能忍受這種孤獨的生活。於是拋棄自己的房屋，離開本鄉。

不過俄國這次改革，與別國殖民地的結果不同的地方，是在並未造成一個農村無產階級。因為俄國有西比利亞，有無限廣大的土地，凡是沒有田地，沒有工作的人，都可以去佔據一塊，所以俄國，非但現在，便是數百年內，也不會有農村無產者的。

許多農民，賣了自己的田地，仍能不餓死的，就是這個原因。當時俄國減少的農民，多數到西比利亞去，開墾荒地。

第三節 土地革命

俄國革命前的土地情形，上面已經說過。革命以後，政府的第一件事，大家知道，就是將田產土地，鑛山及農具的私有財產制，完全廢除。不過，雖說是大家的財產權，完全取消，但是實際上，只有貴族們的財產被充公，人也被趕走。農民們，只要親自勞動，從事耕作，仍得佔有他們的田地。並且還有一層，使他們高興的，就是充公的土地，也分給他們，使他們原有的田地，面積增加。不過所增加的，實在極少，與他們的希望，相去太遠，每人所得，還不到半海克塔。雖然充公土地，總計有二千二萬俄國畝之多，但是應該分得一塊的農民數，竟在四千萬以上！

大家也許以為多數黨對於米爾制，總該加以贊助，認為是實現共產主義的初步。大家也許會想，共產黨會這樣說：『在一個財產已經共有的國家裏，實現共產主義的革命，是多麼一個好機會呵！』

可是完全不然。上面已經說過，米爾制並非共產制，而是分田制，個人耕種制。雖是定期分田，合於平等思想，但是這個組織，對於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的理想，決不能適合的。

這個制度，對於李巨格（Lyeurgue 古希臘立法家）及格拉巨斯（Grallhs 羅馬大改革家，兄弟二人，痛惡當時大地主的禍國害民，提議「土地法」，均遭殺害），時代的社會主義者，也許會滿意，但是現在的集產主義者，決不是「分產黨」。他們主張，共同耕種，用最新的種植法。所以他們不能贊成米爾制，認為是一種腐舊的組織。他們所主張的，是農業工業化，鄉村電氣化，用最進步的機械。

所以如果他們嚴格的實行馬克思主義，他們一定會廢除米爾制。當然不是像沙皇上諭那樣，想改成私有田產制，而是消滅個人分田，各自耕種的辦法，建設那真正的近代科學的共產主義。

但是正與沙皇政府一樣，共產主義也不敢這樣辦！我們說共產黨竟會不敢做什麼，簡直覺得有點奇怪。可是事實確是如此。多數黨政府，始終是怕，不是怕上帝，而是怕農民。他們很明白，一定要得到農民大眾的擁護，革命纔會成功，農民如不擁護革命，一定要失敗的。

所以多數黨政府，祇不過禁止九年以內的分田，及在分田時允許農民有權，要求脫離

米爾，分得田地，永歸私有。這個政策，不過是將一九〇六年沙皇上諭，加以承認，加以擴大而已。共產黨政府，竟採用沙皇政府的土地政策，這是一件多麼令人驚奇的事呵！

根據農學院院長，董伯羅甫斯基 (Dombrowski) 的報告，有些人說米爾制已經完全消滅，這是絕對不確的。俄國全國，最大的地面，（各地方的情形不同，少則百分之六十五，多至百分之九十九）還實行米爾制。茲將俄國中部，莫斯科省的各種田產制度的分配，表列如下。每一千俄畝：

實行米爾制的

九一二畝

個人耕種的

四六畝

實行合作組織的

三〇畝

由國家經營的

一二畝

在俄國西部，白俄，最近歐洲的地方，實行米爾制的田地，不過三分之二（千分之六五）實行個人私有制的，有百分之三十。

不過董氏也承認現在的米爾，與革命前的米爾，已有不同。這已不是一個強迫組織的制度，也不再受壓迫，而是一種自由的農業團體。蘇俄政府與從前沙皇政府不同，讓關係人自己，根據本地的情形，自由選擇一種適宜的耕種方式。雖竭力宣傳集合的耕種，但是對於個人耕種，也絲毫不加阻礙，因為他們覺得，土地既已收歸國有，各人又無法買田置地，不能把土地變成一種賺錢的工具，因此個人耕種，也無害於農業的社會化。機器，無論是牽引機或電犁，可以犁平共有田莊的界限，也同樣的可以犁平私有田地的界限。

值得注意的，私有田產的農民間所組織的耕種合作社，比米爾分子所組織的，要多得多。

農民雖可以脫離米爾，但是不像革命前那樣，變成自由的地主，而變成國家的佃戶。不過事實上，他們並不知道這一層，至少也不理會財產權歸國家所有，對於農民，這並沒有什麼關係，只要允許他無條件的佔有田地，而且可以遺傳給子孫。在英國也是一樣，國王有土地的最高所有權，但這是一個法律上的假定，誰也不去理會的。

不過在俄國，這個原則，並非完全是理論的，也附帶幾種束縛，舉兩點如下：

(一) 不許雇用工人，應親自勞動，不得雇用法國人所謂「土地勞動者。」

(二) 不許將田地出賣，也不許租給別人耕種。

這些限制，是極合論理的。其目的是極其合理：就是「有田必親耕。」他們好像向農民說：『如果你自己，或與你的兒女，親自耕田，則這些田地，歸你所有，或永遠租借給你。可是如果你自己不種，雇別人代你耕田，則你的權利，立刻消滅。』

這些束縛，俄國農民，覺得太嚴酷。不過應該注意，使他們最恨的，並不是禁止出賣，禁止出租，而在反面，即是不許買田。因為，既不能出賣或出租，當然也無處買田租田了。而在俄國，也與他國一樣，總有許多農民，野心極大，天天想買田置地，變成富農，因此纔能雇用工人耕種買得或租來的地。

所以政府，於一九二二年實行新經濟政策時，也將這條限制，略加放鬆，在兩種情形之下，允許雇用工人：

(一) 如果地主本人，親自勞動。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可以說：『我也與工人一樣勞動，所以雇用工人，因為我自己來不及，請他們幫忙。』

(二) 如果所耕田地，有工業的性質。如葡萄等，種植時，只要很少的地面，但需要極多的人工。

一九二五年，更進一步。因為一九二四年的選舉，農民投票，共產黨未得多數，而歸「無黨派者」所得。多數黨政府，於是大起恐慌。

蘇俄主席加李寧 (Kollinine) 曾宣言道：

『如果我們要農村經濟，能够發達，一定該使法律承認雇用農工。』

大家該注意到：『法律承認雇用農工』這句話說是，實際上，雇用農工，本已是個事實。如有一個人，一定要替別人作工，有什麼方法，阻止他呢？

不過農村裏雇用工人，仍受幾個條件的限制。

(一) 工錢契約，應用紙寫明。在一個鄉間農民，差不多全不識字的國家裏，這條規定，

未免太奇怪了，如果依照法律——我是不相信大家會如此守法的——爲了立一個約，還要去請教村裏的代筆哩！

(二) 工錢契約的期限，不得超過一年。這也一點也沒有社會主義的色彩。在法國民法裏，也有一條規定，一千三百八十條，禁止無窮期限的雇用他人。

(三) 在契約上，應規定幾條優待辦法，在別的國家，這也已是常事。(如最低工錢，若干天的休假，幾件保險，傷亡保險，疾病保險等。)

租田也已允許，不過也受幾條限制。

至於買賣田地，雖尚未得法律承許，但是事實上是常有的。一九二六年五月份的真理報 (Pravda) 曾舉出很多的例。

多數黨政府的政策，在最初時起，就徘徊於這兩個危險之間，一面不願失去農民的擁護，一面又不願產生一種投機的，寄生的財產。

一面保護農民，使他們相信，多數黨政府，是他們的救星，可以抵禦從前的大地主，使永

遠不再回來，可是同時又要防止新富農階級的興起——使多數黨政府，遂陷入進退維谷的境地。

對於農民，共產黨政府，起初是很嚴厲的。共產黨以為，既消滅了大地主，農民得了他們的土地，又有紅軍隊保護他們，已被充公的大地主，永不敢來，既已如此，總該十分幸福了。

至於政治的權利，也只給與農民三分之一的選舉權。法律規定，每若干居民，鄉間舉代表一位，城市得舉代表三位。而城市居民——又盡指工人，因為資產階級，是完全沒有選舉權的。

在經濟方面，政府曾宣言過：農民應該給與工人以食物，應該將鄉間農產品，拿來與城市工業製造品，互相交換，實行以物易物的辦法。金錢因此變成無用，他們想總該可以永遠廢除了。不過農產品與製造品的交換，也該有過標準，而定這個交換標準的，當然是政府。政府為本身利益計，當然將工業物品，價格擡高，因為這些物品，大多是國有工廠的出品，國家收入，多數仰給於此。同時政府又要將農產品價格降低，好使城裏工人們的生活費減低。在

這種情形之下，農人們受了兩層損失，當然覺得太不公平，不願繳出他們的出品。於是政府採用強迫徵收的辦法，即是到鄉間去，在農人家裏搜索，將農產收穫，完全搶來，只留若干給農民，够他們全家食用爲度。農民於是自衛，甚至於竟用武力。許多蘇維埃委員，被他們殺死。蘇維埃政府，終於不得不改變這種強迫政策。

蘇俄政府，每次覺得農民會有暴動，危及本身的時候，總是退讓的。農民在俄國，勢力極大，蘇俄政府很明白，如果要維持下去，一定要得到農民的擁護，至少也不起來推倒政府。

政府於是讓了好幾步。取消徵收物品，代以用錢納稅，與別國一樣。也取消城市工業品與鄉村農業品以物易物的辦法。恢復其他國家的普通實行的制度，即是在市場上買賣制度。但是好幾年間，工業品還是極貴，農業品還是很賤。所以便是恢復自由買賣制度以後，農民仍舊覺得頗受損失。俄國的食品，價格很低，而衣服及其他一切製造品，價格則極端的高。蘇維埃政府，於是設法漲高農產品的價格，而降低工業品的價格。使兩種物品的價值，高低顛倒。這就是所謂『剪刀政策』，形容得很像的。

第四節 農業合作

蘇俄政府，雖然在種種條件之下，容許農民個人耕種及雇用農工，但總認為這是一種不得已的辦法，因此想至少用合作組織，將這種個人耕種制，加以矯正，補足牠的缺陷。他們覺得，預備實現一個真正的共產社會，唯一的辦法，只有使俄國農民，普遍的實行合作——團結這些農民，可是不像從前那樣，在米爾制裏，團結是強迫的，強暴的，腐敗的，而組織農人合作社，這種團結，是自由的，自願的，而且是多方面的。

大家不要以為因我自己同情於合作，遂說多數黨政府，也是如此。我可以在共產主義的俄國合作總會的報告裏，引一段下來：

『主要的工作徵求合作社社員。』

要使個人形式工作變成自然的形式，從資本主義的農業經濟的活動，變為社會主義的，主要的——差不多是唯一的——道路，就是使農民加入合作社。不過這個主張，一

『定要在無產階級專政制度之下，纔有價值。』

大家可以看見，對於蘇俄執政者，可以替代米爾制的，只有合作制度——不過有個先決的條件，就是要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他們於是竭力使農民向這個道路上走去。

蘇俄政府，爲了鼓勵農民，實行合作，用兩種方法提倡：

- (一) 設立國立農場，以資模範，以實例指導農民。
- (二) 設立農民耕種合作社。

(一) 蘇維埃農場

在別的國家所行的土地制度之下，將農業教育，給與農民的，是那些大農場。有人贊成這種大農場，這也是一個大原因。法國的葡萄區，被害蟲破壞之後，所以能夠完全恢復，就是因爲大葡萄場場主們的經營。說得更正確點，由於這些謙遜的學者，如蒙伯里葉的，普郎兄 (Planchon) 教授等的努力。不過施行這些科學的發現的，仍是這些大葡萄場場主們。如改種美國葡萄，灌溉園地等，都是他們首先實行的，至於農民們，起初的時候，只會加以譏笑。

當然有許多大地主，不能盡這個重要的社會職務，各國都如此，而俄國格外的多。所以蘇維埃政府，要代替他們幹這件事。

大家知道，蘇維埃政府的第一件事，就是將地主們的田地充公——起初並未全體充公，因為大地主的田地，一九二五年纔算完全充公。蘇俄政府對於這些大地主，起初未充公他們的田地，因為他們或是同情者，至少也是所謂「無黨派者」。但是在一九二五年，竟請他們於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起讓出他們的地方，將一切財產及農具，完全交出。這件事確有點慘暴，因為這些地主們自以為可以不要緊了。這好像一個死囚，被赦免後，過了八年，再來向他說，從前的赦免，是因為誤會，現在要把他執行死刑。比較一九一七年在革命風雲之下忽然被害的人，這般人所受的打擊，是格外的苦痛。

蘇俄政府用這種手段的動機，表面上說是他們與亡命國外的俄國人，發生關係。不過也許因為這些大地主鄰近的農民，看見他們還在那裏，極其恐懼，覺得這些已經充公了的大地主們，將來也許還會回來。政府的用這種手段，一部分也許因為農民們的這種恐懼猜

忌。

便是第一次充公土地時，蘇俄政府也未將充公得來的田地，完全給與農民。最好的農場，公有，教會有，寺院有的農場，及大地主曾用近代工業式耕種的農場，完全收歸政府所有，想改成模範農場。這些農場，又用以證明給農民看，共衆的耕種制，成績會怎樣。這些農場大多歸農業委員會（農部）管轄，但也有歸衛生委員會，甚至於教育委員會管轄的。

不幸——觀察點不同的人，也許說幸虧——這些試驗，已經失敗。有幾處蘇維埃農場，雖很成功，但是大多數，非但未給農民以好的模範，但激起他們的最強烈的反感。這些農場，都是本地最好的土地，農民所渴求的，現在眼看着由這些不事勞動的官吏們經營，而這些官吏，時常輕視鄰近的農民。這些農民，於是說了：『這般人並不比從前的地主好些，而他們耕種得還要更壞。』

有些農場，舊場主如果在沙皇時代，不過於反對革命，壓迫平民，仍然留下，繼續管理，這些農場，情形很好。但是大多數的地方，則仍舊將他們趕走，因為農民們看見大地主們仍在

那裏，總覺得很不放心。於是代以蘇維埃的官吏，他們對於農業，完全外行，所過的，又是寄生的生活。

不過反對多數主義的人，說這些國有農場，逐漸消滅，卻說得未免太過。現在在俄國仍有四千四百，在烏克蘭亦有一百五十，所佔面積，共有二百五十萬海克塔。不過不再設立新的罷了。

(二) 耕種合作社

這種學校式的模範農場，既未成功，於是試驗另一種辦法，設立一些共產主義的農民社團，是一種自由的，自願加入的團體。與從前瓜分田地，個人分種的米爾制兩樣，這是一種真正的合作社。田地是共同耕種的。俄名爲科耳霍日 (Kolkhoz) 意即『共同農家。』

這種耕種合作社，有種種形式。有的是最貧窮的農民組織的，不過是些勞動合作社。有的是真正的生產合作社，或是個人組織的團體 (即 artel) 或由全村農民組織的——但不可視爲是米爾，因爲米爾與耕種合作社，完全是兩件事。

蘇俄政府，用盡種種方法，提倡這種「共同農家」。將最良的田地，給與他們；至少最初三年，免納租稅；加入的農民，免服兵役；甚至於借錢給他們。有人說，一九二五年，這些共同農家所受的津貼，竟有九千萬盧布。

這些共同農家的結果，比國立農場，似乎好些。

第一層，牠們的數目，增加極速。一九一八年，還不到一千，一九二三年，已有一萬八千。不過有一層，每年新成立的，固然極多，但是死滅的——即是解散的——數目也不少。可見這種團體，許多不很穩固。

我們所有這般合作主義者，看了這種組織的發達，極其高興，因為我們以為，這種自由的耕種合作社，是合作組織的極點。法國是沒有這種組織的，除了巴黎四郊幾處園藝家所組織的以外，就沒有什麼共同耕種的團體。只有意大利，也有若干。這種合作社的稀少，原因是很明顯的，因為小農制使個人主義的傾向，極其發達，不容易組織這種完全的合作社，將土地，牲畜，農具等等，一切放在一處。

不過組織這種共同耕種合作社的農民，多是最貧窮的，他們所有的土地極少，差不多，或者竟是完全沒有資本。組織的人，非但是最貧窮的，而且通常是最年輕的農民。他們都充滿了新思想。他們走這條路，年老的農民，是不來嘗試的。

在有八十萬黨員的正式共產黨以外，還有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是共產黨的候補人，先在學校裏，後在軍隊裏受訓練。而「共同農家」的分子，多數是從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裏吸收來的。自十八歲起，甚至於更年輕點！就可以加入。他們不會有許多經驗，所以這些合作社，時常結果很壞。或是破產，或向政府借來的錢，不能還清，這是常有的事。甚至於，若干時日後，仍恢復個人私產制，也是有的。

這些耕種合作社，數目所以很多，因為有許多是名不符實的。有些小農，爲了取得最良的田地，免服兵役，三年間不納租稅，於是說了：「我們去組織一個共同農家。」組織成立後，他們並不怎樣的鄭重其事。

有一件事，與耕種合作運動更有關係，世人不大知道，茲略述如下。

大家都會聽說過，俄國多數黨革命，是猶太人幹出來的事。可是剛剛相反，受害最烈的，卻是他們——至少在金錢方面。

在俄國，猶太人數目很多。除波蘭外，以俄國最多。在沙皇政府時代，他們時常被慘殺。共產黨革命後，他們雖不再被殺，但是並不比從前高興。他們雖不被殺，卻完全破產。這些猶太人，都是大小商人，銀行家，各國都是如此，俄國也是這樣。革命以後，一切財產，完全充公，數年間又禁止私人經商，這些猶太人，遂無法謀生了。

他們無法可想，於是想改變職業，設立農村，改做農人。這個計劃，正合蘇維埃政府的意，於是竭力幫助。

一九二五年，這種猶太人的新村，共計成立二百零三處，裏面戶數有五千，人口有二萬八千，耕種田地，近十萬海克塔——當然不是聚在一處，而是四散在俄國各處的。他們並且正在克里米亞（Crimea），設立一個極大的猶太人新村，將來實行共同耕種。

這些猶太人，比較上面說過的那些「共同農家」裏面的分子，俄國農民，並不較有經驗，也並不較有資本。他們多數是城裏的小商人，小手藝人，公司職員，書記，甚至於學生，他們一個錢也沒有，耕作費用，他們一點也拿不出。這些猶太人的新村，所以能够成立，完全靠向全世界捐來的錢款。爲了這些俄國猶太人新村，差不多到處都去捐款，不過這些猶太人，雖無金錢，雖無經驗，可以有他們到處表現的特長：熱心而堅忍。所以他們的新村，比俄國農民所組織，成功的機會，要多得多。

但是這些俄國的猶太人新村，已遇見一個競爭者，對於將來的發展，很有阻礙。這些競爭者，即是在巴來斯丁 (Palestine) 建立一個猶太獨立國的耶山主義者 (Sionites) 他們對於這些俄國猶太人，自設新村，極表不滿。他們並不怕這些俄國新村，會收留若干猶太人，因爲在巴來斯丁所收的猶太人，已經太多，難於人人給與位置——他們所怕的，就是在全世界所捐的款，爲了建立猶太獨立國的，會有許多，被俄國猶太人用去。

而另一方面，蘇俄政府，也開始攻擊這些耶山主義者，因爲這些俄國的猶太人，俄國政

府，想留存在俄國，建立新村，而不願這些郇山主義者，來將他們引出去。已有些官廳正式命令，攻擊郇山主義運動。

應該聲明一句，便是猶太人中，也有許多，反對郇山主義運動的人。所以在俄國猶太人中，可以遇見許多。

茲將最近一個通令，節錄如下：

『應將合作社及其他團體裏面的郇山主義宣傳者，驅逐出去。應預備一些反對郇山主義的宣傳者。應將郇山主義的危險，詳告共產主義青年團。對於郇山主義的首領，應與以種種壓迫。』

蘇俄政府，簡直已向郇山主義政府（事實上是有一個這樣的政府）宣戰了。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事件。

第五節 農村合作的現狀

俄國農民，得了舊地主的田，很是高興。所最怕的，就是他們不要再回來，因此確實的擁護蘇維埃政府。雖然如此，但是他們的情形，似乎仍很貧苦。成問題的，是究竟比較革命以前，更貧苦些呢？還是比較好些？

關於俄國的種種問題，有兩種人的意見，總是完全相反的。一種人是從俄國來的，意見總是極其樂觀，說俄國的情形，什麼都好。另外一面，是這些亡命外國的俄國人，他們說的話，剛剛相反，說俄國的一切情形，都壞到無可再壞的地步。而法國所有的雜誌報章，所有關於俄國問題的投稿人，盡是這些亡命者，所以所有的文章，每半年一次，都告訴我們，說蘇維埃政府，馬上就倒了。每一期裏，都說蘇維埃的試驗，在各方面，盡都失敗。所以令人很難知道俄國的真相，便是親自到俄國去，如果不懂俄國話，而且便是能懂俄國話，也簡直不能知道俄國的一般的情況，因為俄國是這樣的一個大國，共計約有三十個獨立的民族及國家。

不過有一件事，似乎是確實的，就是農民的農具，尤其是牲畜，損失了大部分，有些地方——沒有馬的農民，佔半數以上。如果將全國情形，平均起來，可以說沒有馬的農民，佔三分

之一，我們應該知道，俄國村莊，離鐵路，城市，有人住的地方，共有一二十，三四十里路，就可以明白沒有馬是怎樣的困難了。

前幾天，在一個俄國報裏，我看見一個故事，是歐戰時及革命時在一個村裏發生的。據說在那個村裏，有馬的，只有村長一人，每星期，他到距村七八十里的城市裏去，購買報紙，讀給村民聽，全村的人，識字的，只有他一位。在這種情形之下，大家可以知道，當然沒有方法，將農產品運出，或購進農業機器了。

而且便是俄國共產黨，也不否認，農業的出產，大加減少，不過比工業生產的減額，要少些罷了。農業的出產，尤其是在上面說的實行強迫徵收後，減少許多，在一九二一年度，減至百分之五十。後來漸漸的恢復，一九二五年度，仍祇佔從前出產百分之八十九。當時的農民，看見這些收穫物，在自己吃用必需的以外，盡被別人拿去，他們當然減少耕種，只要夠維持自己的生活，不願再多種。在這種情形之下，大家的計算，一定不會正確，一九二零和一九二一兩年使俄國死亡枕藉的可怕的饑荒，這也是原因之一。

俄國農民，雖於歐戰期內，大敲城市居民的竹槓，曾有一時的富足，但是現在，缺乏資本。據蘇俄機關報，*Izvestia* 的記載，儲金局的存款，在歐戰前，共有十四萬九千萬盧布之多，現在僅有六千二百萬。在這個數目裏面，農民的存款，戰時有三萬八千萬，現在竟減至一百五十萬！

赤俄警察首領，有名的德才辛斯基（*Dzerzhinsky*）於暴死前數小時，演說時，說過俄國農民，共有資本，四萬萬盧布，所以平均起來，每人僅得四盧布。

而且便是有錢，這些農民，也怕存在儲金局裏，也怕買馬，購置農具，因為恐怕被視為富農——由雇用工人，販賣物品，放債得利而致富的人。

* * * * *

不過在俄國民間，總是有些宣傳合作理想的人。無論什麼地方，便是一個最貧窮的村莊裏，只要有一個這樣的人，那合作事業，就可以極其發達！

所以我們不要太看重了平均數，在一個像俄國這樣的大國，平均數，一定很低的。如果

我們不要只看一般的情形，而看個別的事，就可以得到一些大可樂觀的印象。

托托米安次 (Tolmiantz) 教授，於一篇文章裏，敘述些令人驚服的事。他的話，是可以相信的，因為他正是一個亡命外國的俄國人。一個俄國村莊，有一個消費合作社，於一九二〇年，已開設一個電氣廠，附近的九村，都可以通電。又於一九二二年，成立一個機械工廠，修理並製造農業機器。一九二二年之終，又建設一個機器麪粉廠，每小時可出粉五十五普得（每普得約合中國二十七斤半）。又設立一個平民俱樂部，內有劇場，可容四百人，圖書館，演講室，正在籌備中的，有肥皂廠，澱粉及葡萄糖廠，牛乳廠等。

另外一個村裏，也有一個消費合作社，建築一個電燈廠，村裏的公用電燈，由合作社供給，不收電費。並設立學校，共有十二班，演講室，圖書館，並設獎學金津貼學生求學費用。甚至於開設一個電影院。

一九二五年度，鄉村消費合作社的營業，共計九萬萬盧布。

無論如何，俄國的合作運動，仍是極有生氣的。無論什麼地方，只要有一個人努力，結果

就一定很可觀。俄國的合作，有一特色，就是比較別的國家，比較「完全。」譬如法國，合作運動是分門別戶的。有些合作社，只是信用合作社，許多只是消費合作社。每個合作社，都說只做一件，已很够忙了。而在俄國，一個合作社成立以後，人民需要的一切，無論生產方面，消費方面，信用方面，販賣或購買方面，合作社都去辦理。印度有一種樹，名邦巖果樹，樹枝降下生根，根再生樹，可以在母樹周圍，生成一個大森林。俄國的合作社，也是一樣，生長茂盛，向各方面發展。

* * * * *

在上面說過的「完全合作社」即是所謂「共同農家」以外，還有無數種特殊形式的合作社，種類比歐洲所有的，要多得多。

舉一個例，俄國有一種獵人合作社，據我所知，這是別處所沒有的。俄國，尤其是西比利亞，是一個最好的獵場，並非爲了得到野味，而是獵得獸皮。因此這些獵人合作社，實際是一種皮貨生產合作社。這種合作社，爲數極多，中央聯合會一處，已有社員三十萬人（據一九

二五年十月調查)

還有漁人合作社。在俄國，魚是最普遍的食物，俄國及西比利亞有許多江河，裏面魚的種類，極其繁多。還出產許多魚子製的餅。在意大利及西班牙，有些海產漁人合作社，但是內河漁人合作社，我所知道的，只有俄國有。

還有森林合作社，在極大的森林裏，非但伐樹，而且製造木器。據一九二五年十月調查，俄國開採森林的團體，共有十萬二千，內中森林合作社，佔三千以上。

最近設立許多合作社，經營一個規模廣大得多的工業，即是棉花的種植。在土耳其斯坦，這個亞洲部分的俄國，天氣溫和，種植棉花，還算適宜。

* * * * *

阿台爾 (artels) 雖時常在城市裏做工，但也可以歸入農人合作社裏，算做一種，因為牠們的分子，通常來自鄉間。

關於阿台爾，上面已經約略說過一點。我很抱歉，沒有時間，說得詳細點，因為與米爾一

樣，這也是俄國特殊的制度。我現在簡略說一下，阿台爾，共有三種：

(一) 第一種，是勞動合作社。這種合作社，是勞動者組織的，他們只出勞力，因為沒有別的東西，可以拿出來。在任何工作裏，都有阿台爾，內中有許多年代已經很久，如木工，樵夫，拉繆者，（在伏爾加河上拉繆的船夫，他們的歌曲，是世界有名的，可惜現在已逐漸減少）及車站上行李小伙，都有他們的阿台爾。最後一種，與現在的法國一樣，鐵路公司，最近曾將行李的積運，委託勞工合作社辦理。

組織這種阿台爾的無產者，通常是同村的人。他們到城市裏去，有時候有一個女廚工，代他們辦理伙食。無論如何，總有一個首領，通常又是他們裏面唯一識字的人，因此是他負記帳及寫信的責任。這些勞動合作社，常是暫時性質的，時間只有一季。

(二) 在這種勞動合作社上面，還有一種，也是勞動者組織的，但已經高一級，自己有資本，已是真正的生產合作社。這種合作社，多在需要若干工具的職業裏組織的，如刷漆業，印刷業，打包轉運業，這種合作社，通常是永久的。既有資本，可以負金錢責任。有些甚至於代

銀行收款，

(三) 第三種阿台爾，爲數最多，是有手藝的工匠所組織的合作社。在任何國家，都有工匠，但是都不像俄國那樣的多。

許多物品，大家認爲是俄國特產的，木器，皮製物品，及著名的紅藍相間色的刺繡，都是這些工匠在家裏製造的。不過在這些在家裏作工的以外，還有許多團聚在一處，組織合作社。

關於這種合作社的統計，多彼此矛盾。在革命以後，似乎極其發達，數目共計有二萬。如果大家想一想，在素以生產合作社發達著名的法國，生產合作社數，不過五百，就可知道，俄國的這種合作社，是何等的發達了。

不過應該注意，這個數目之中，也許有一部分是有名無實的。也許只是些商人或小廠主，做成阿台爾的形式，以獲得政府的優待，或避免一切工業家商人所受的壓迫。

蘇維埃政府，對於這些阿台爾，確是頗加優待。這種組織，似乎並不合於馬克斯主義的

理論，因為集產主義，輕視一切類似小生產，小工業的遺跡，以為將來一定只有集中的工業及大生產。在論理上說，在馬克斯主義立足點上，蘇維埃政府對於這些小團體，應該輕視，甚至於加以反對，可是完全不然。令人可以說，蘇俄政府，雖信奉馬克斯主義，可是更加熱烈的相信合作主義。如果是這樣，蘇俄政府的許多罪惡，我們都加以寬恕吧！

第六章 俄國合作運動的現狀

第一節 統計

要知道俄國合作運動的情形，有幾個數目，是非先知道不可的。

下列是四種合作社的統計，這四種，已差不多包括合作社的全部：（按這些數目，是

九二四年度的）

（一）消費合作社社數

三〇・〇〇〇

店鋪數

五〇・〇〇〇

社員數

一〇・五〇〇・〇〇〇

營業總額

三・七八八・〇〇〇・〇〇〇盧布

（約五十萬萬元）

資本

三一五・〇〇〇・〇〇〇盧布

(二) 農業合作社社數

八〇・〇〇〇

社員數

五・八〇〇・〇〇〇

(三) 生產合作社社數

一七・〇〇〇

社員數

五〇〇・〇〇〇

(四) 居住合作社社數

二二・〇〇〇

社員數

一・八五〇・〇〇〇

共計合作社數，約有十五萬，社員數，有一千八百萬。

這些數目，是令人可驚的。尤其是將現在的情形，與歐戰以前的比較起來，格外可驚。在歐戰以前，一九一四年的統計，合作運動的情形如下：

消費合作社社數

一〇・〇〇〇

社員數

一・五〇〇・〇〇〇

農業合作社社數

一四・〇〇〇

我所舉的數目，雖盡力採自我視為不偏不倚的來源，但是一切關於俄國合作運動的統計，都多少有點不可靠。上面我已經說過，因為那些老合作運動者，總是將歐戰前的數目盡量增加，而將現在的數目加以減縮。而另一方面，共產黨的合作運動者，總是減少革命前的數目，增加現在的數目，以表示革命後的進步，是多麼的大。

無論如何，俄國的合作運動，在歐戰以後，有極大的增進，這是無可置疑的。其實別的國家，也都如此。

不過這些驚人的數目，如果細加考查，威風也就要減少一點。

第一層，消費合作社，共有三萬，這個數目，實在太多。雖說俄國的情形不同，人口極其稀疏，合作運動，不易集中，但總要算是一個缺點。便是承認，一千萬社員這個數目，現已超出，如果用合作社數去除社員數，則每社平均社員數，只有三百四十。便是合作社的社員數，是如此均平，也實在太少，不够維持一個合作社，況且因為有些大合作社，社員在二萬以上，則大

多數的合作社，平均社員數，一定少到極點哩。

在法國，合作運動，也有點像俄國一樣，過於分散。法國合作社社數，也實在太多，共有四千社，而社員二百萬。不過平均起來，每社還有五百社員哩。

如果我們看英國的情形，四百五十萬社員，只有一千三百個合作社。平均起來，每社有三千六百人，大於俄國十倍。在這種情形之下，合作社的情形，會完全兩樣。

現在更將合作社員數，與人口數，加以比較。如果便是拿一千萬社員，這個數目，與一萬三千的人口，做一比例，也只有百分之七點五。每社員一人，代表一個家庭，這是永不可忘記的，所以乘以四，或五，在俄國，通常子女很多，乘以五點五，則合作社社員，等於有五千萬，佔人口全體百分之四十二，已經很多了。

不過在西歐，有些國家，也有這個數目，甚至於超過。英國，如果只算正式社員，佔人口百分之十一，蘇格蘭甚至於佔百分之十二。如果乘以四，則直接間接加入合作社的，佔人口全體百分之四十四至四十八——即近於半數。

與俄國鄰近的芬蘭，比例更加高，已超過半數。

法國的數目很低，甚至於還不及俄國。合作社社員數，只佔人口百分之五，便是乘以四——也只有百分之二十。

至於營業總額，更要加以改正。

一九二四年度（一九二四年五月起，至一九二五年四月止）的營業，共計三十七萬八千八百盧布，一九二五年度，超過四十萬萬盧布。（約五十五萬萬元。）這個數目，極其可觀。英國合作社全年的營業額，是一萬七千五百萬鎊，不過二十萬萬餘元，不及俄國的一半。

如果平均起來，每人每年購物，在四百盧布以上（近六百元）在一個像俄國那樣貧窮的國家裏，這個數目，令人要覺得奇怪了。

至於法國，營業額僅二十萬萬紙佛郎，不過二萬萬元，比英國少十倍，比俄少二十五倍；不過俄國的總數，將各級合作社的營業，完全放進去，所以多數是加了二次或三次。而

英國的總數，只計算地方合作社的零售額。茲將俄國各級合作社的營業，分列如下：

(一) 地方合作社

二·二三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

(二) 省區合作社

一·一六七·〇〇〇·〇〇〇盧布

(三) 中央合作社

三三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

還有一層，俄國合作社的情形，與歐洲別國的情形，並不一樣。俄國合作社，非社員的購物額，數目極大。佔營業全部百分之五十六。所以如果要知道售給正式社員的貨品，共計若干，一定要將四十萬萬盧布，這個數目，減去百分之五十六。別的國家的合作社，雖也售給非社員，但營業額要少得多。

最重要的，就是這些營業中，一大部分，是農業合作社，售給政府機關的農產品，還有許多，是售給合作社中央聯合會，及全俄合作總會的。所以計算總數時，都加過兩次。

所以如果將這些數目，完全減去，則正式合作社售給社員的數目，要在四千萬萬盧布這個數目裏，減去三分之二。所得的數目，與英國合作社的營業額差不多。

在英國，售給非社員的營業，數目比較極小，所以計算時，並不要減去許多。

第二節 俄國合作社的生活

丟開統計，我們現在來看看，這些俄國合作社裏面的生活及特質。

俄國合作社，是一種新的，特創的，與羅去載爾老式的合作社，完全相反的嗎？共產主義的合作運動者，如此主張，很輕視的說與英法等國「個人主義」的合作社，完全不同。

一位俄國合作運動重要首領，最近在一次演說時，曾說『歐洲其他國家的合作運動，已受了資產階級的思想的影響，在隱藏的或公開的形式之下，變成統治階級的工具。』

『在俄國，統治一切的，是無產階級，合作運動，於是也受無產階級的思想的影響。這是無產階級的政治的工具。俄國合作運動的特色，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原理及工人與農人的密切的聯絡。』

在革命以後，實行官辦合作社時代，莫斯科式與羅去載爾式的合作社，確有種種顯著

的異點。便是現在，俄國合作社的無產階級的色彩，比較其他各國，便是比國，仍要多些。俄國合作運動，與工團運動，完全取一致行動。譬如英國大罷工時，俄國合作總會的幫助罷工者，比較英國合作主義者，要熱烈的多。國際合作聯盟內部，多數主張仍維持「中立的原則」，每次開會，關於這個問題，總是不斷的有激烈的辨論。不過自一九二二年後，蘇俄政府本身，也很快的由共產主義形式，改成資本主義的形式。俄國的合作社，於是也同樣的改變，漸漸恢復羅去載爾式的老制度，這個一切民族的經驗，證明是很好的制度。

俄國合作社，在官辦的時代，不過是政府的機關，茲將當時合作社的特色，略述如下：

(一) 第一個特點：合作社是不開放的。即是只有無產者，可以來購物，一切地主，資本家，工業家，一切不依自己的勞動生活的人，都不得享受權利。

這個特點，現在已大大的減輕。現在幾乎人人都可以加入，只有商人，工業家除外。不過在別的國家，他們也不常加入合作社，因為合作社是他們的敵人。

(二) 第二個特點：每年年終，不分配剩餘，給與社員的利益，只有減低物價。

這一點，也開始改變。俄國的合作社，已有許多於年終分配剩餘，比英國合作社，分得較少，通常至多不過百分之三。不過應該知道，法國許多合作社，分配剩餘，也並不較多。

(三) 第三個特點：有許多純粹工人的合作社，即是依職業組織的合作社。不過已有許多人反對，蘇俄主席，加李寧本人，即是其中之一。

現在俄國合作社的章程裏，我只看見一條，還有一點特別，即是不收入社金，即是收，也是極少。誰都可以在未繳清股金前，立刻加入合作社，用了這個辦法，可以使最貧苦的，也可以加入。可是因此俄國合作社，遂感覺到資本的不足。俄國合作總會的主持人，曾要求過，將股金增加，最低數改為五盧布，至高改為十五盧布。在這一點上，也與別國的所謂資產階級的合作社一樣了。

* * * * *
現在的俄國合作社，真正的特點，是他們的緊張的生活。可惜在西歐各國的合作社裏，便是最發達的國家，都不及俄國。

俄國合作社的生氣勃勃，在許多地方，可以表現出來。譬如每年七月第一個星期六，即國際合作日的慶祝，沒有一個國家，能及俄國那樣的勝大，那樣的熱烈的。在法國，便是合作社社員，一百位裏面，竟有九十九位，連知道也不知道。我們雖在合作小刊物裏，竭力請大家，在合作日這一天，有點慶祝，但是絲毫無用，誰也不聽。這一天的表示，通常祇有全國合作社聯合會的刊物，出一次特刊。可是在俄國，合作節的慶祝，竟與十一月六日的革命節差不多。在一九二五年，僅莫斯科一城，共有一百二十五處，舉行大會。在全國學校，都舉行演講，分贈紀念品。便是在軍隊裏，也舉行合作日慶祝。賽巴斯托普耳 (Sebastopol) 城，甚至於將一條大街，改名為合作路。我甚至於聽說，黑海艦隊一個新艦落成時，將全俄合作總會會長的姓名，金楚克 (Kintchouk)，定名為新艦艦名。在法國，如有一天，替新艦取名時，擇用合作聯合會會長的姓名，情形會有點兩樣了吧！

還要看俄國合作社全國大會，是怎樣的情形。

上面已經說過，便是在革命以前，俄國的合作組織，已經複雜，上下共有三四級。地方合

作社，選舉代表，組織省區聯合會，省區聯合會，再選代表，組織全國聯合會。因為蘇俄是個聯邦，內有二十七個共和國，人口最多的是大俄本國，共有七千萬，最小的共和國，僅有人口數千。

俄國合作社代表，與別國不同，不依合作社員數的多寡，而依人口的多寡，這是強迫合作時代的遺跡，當時，人口多少，即是合作社社員多少，是不分的。每二十五萬人，選舉代表一人。

所以在合作大會裏，可以看見三十七個民族的代表，自土耳其斯坦至高加索，以及西比利亞邊遠的地方，都有代表列席，有的穿了他們本國的服裝，景象極其莊嚴。在俄國國家生活裏，合作大會，是一件大事。官廳，甚至於蘇俄聯邦主席，加李寧，也來參加。這是一個國家的盛典，開會閉會時，均高唱蘇俄國歌——國際歌。

將俄國這種莊嚴的盛會，與我參加多年的法國全國大會比較，我們該覺得有點慚愧。法國合作社全國大會，也是每年舉行一次，但是從來沒有一個報紙，加以記載的，除非大會

在那裏舉行的城市裏的地方小報。從前的市政府，都不敢來參加，怕得罪了地方的商人們。現在已有點進步，舉行大會的城市，市政府通常招待大會會員，敬一杯香檳酒，但是法國大總統，便是一個低微的總長，決不會親自到會的。不過我們也決不想去請他們。便是因為我們是弱小，所以也不去依靠官廳的權勢。

不說將來，依現在的情況，沒有一個國家，合作運動的發達，能及俄國的。在莫斯科城內及四郊，加入莫斯科合作社聯合會的合作社，共有六百個，加入的人，共有七十萬家。每年營業，共計二萬萬盧布。莫斯科合作社聯合會，設立二百處學術研究會及宣傳會，在莫斯科生活，佔極其重要的位置。

他們擬出一千五百萬盧布，在莫斯科建築一個「合作堂」，一切形式的合作社，均將以此為中心，裏面還附設演講室，圖書館等。

總而言之，我們可以覺到，合作的精神，已經浸入在俄國人的靈魂裏。對於別的國家，我們是不敢這樣說的——相差得還遠哩！合作已是俄國國家生活一個重要要素了。

俄國的合作運動，爲什麼會如此的有生氣呢？有好幾個原因。

第三節 合作教育

第一個原因，是重視合作教育。在革命以前，已經如此，並非只有共產主義的新合作運動者，有此眼光。在歐戰前，德國有些高級學校裏，已有關於合作的課程，但在俄國，比較最多。俄國及外國的關於合作的書籍，或譯或編，當時印行份數，已經動以千萬計。不過革命以後，合作教育，更加發達。非但合作教育如此，一般的教育，也同樣的十分發達。蘇俄政府，對於教育，極其關心。政府曾宣言過，革命以前，俄國人不識字的，有一千八百萬人，現在已減少了一半。這個數目，不知是否確實，不過是很可能的。因爲在所有紅軍軍隊裏，他們竭力設法，使兵士們至少識字，尤其是蘇俄政府，盡力使這些兵士，退伍回鄉時，人人都會去宣傳共產主義。教育的普及，在俄國決非易事，因爲俄國全國，言語不同的民族，共有三十多個。有一件事，應該贊揚俄國現在的政府的，就是弱小民族問題在俄國竟不成問題。在別的國家，如意

大利、德國、波蘭、羅馬尼亞、由斯拉夫等國，都發生極嚴重的弱小民族問題，到處聽得見他們的要求及苦訴。而在俄國每個弱小民族，便是人數最少的，也可以說自己本國的話，用本國的文字，出版雜誌及小冊子。不過文字既是如此的多，普及教育，就很難了，印刷一項，所費已經極大。

現在再說正式的合作教育，與別的國家，養成工程師及軍官的辦法一樣。俄國現在，有許多職業學校，養成合作運動者，共計有七十五個學校，有正式的合作課程，正時學生數目，共有五千，臨時聽講的，有一萬多人。

我只說一說一個我曾參觀過的學校，莫斯科的合作學校。這個學校，受全俄合作總會的津貼。學生數約二百，女生有二十七人。許多學生已經年紀很大，三十、四十甚至於有四十三歲的。許多已經結過婚，他們的妻子，仍留在鄉村裏。這些學生，大多數是農民，從未受過什麼教育，是鄉村裏的合作社派送來的，畢業後，仍回去服務。畢業年限，定為三年。

第一年，教授普通知識。因為這些新生，從未受過教育，這是不可少的。不過我看這第一

年的課程，共有三十多門，每星期上三十四次課，每日有六課，學生能否得多少普通知識，我卻有點懷疑。不過現在，已經大加減少，每星期只上課二十次左右了。

第二年，專授社會經濟學及合作原理。第三年，授合作的實際組織。

現在擬增加一年，第四年，將這些學生，派往各種合作社裏，做練習理事，或調查員。

這些學生，均受學校津貼。不過津貼費每年只有五百盧布，未免太少，不能維持生活，只夠供給一切費用的半數。另外一半，或仰給合作總會，或仰給派送學生的地方合作社。

學生的妻子，仍留在鄉間的，則請當地合作社，供給生活費。不過這個責任，似乎極其忽略，所以已經結婚的學生，不得不在課畢後做工，得點錢，寄到家裏去。

這個學校的校舍，並不美麗。也沒有試驗的地方，只有一個圖書室，但是很小。

可是有一個特點，就是這些年齡有大有小的學生，聽講讀書時，極其熱心的注意。我在歐戰以前，本已有過一次機會，在巴黎一個俄國人學校裏演說過，當時俄國學生的宗教式的傾聽，我至今還很十分清楚的記得。在莫斯科這個學校裏，又演說過一次，證明俄國學生

聽講時，是多麼的注意。不過在莫斯科，這些學生，格外令人欽佩，因為他們並不怎樣懂我說的話，而極其寂靜的等人翻譯。

俄國這些學校，每年養成數百位合作社理事，到十萬處合作社裏去，或轉教別人，或將他們在學校裏所學的，加以實行——非但在歐洲部分的俄國，而且到高加索，土耳其斯坦，亞洲的西比利亞，也到處有他們的足跡。

第四節 婦女合作運動者

俄國合作運動，所以生氣勃勃，另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即是婦女的活動。在俄國革命運動裏，婦女們的努力，總是極重要，時常是極其壯烈的。在沙政時代，許多婦女，去暗殺官僚，因而受監禁，被放逐，也有被處死刑的。有些婦女革命者的姓名，已是歷史上的人物了。

而爲了合作運動，他們也同樣的熱心。在法國，非但婦女們不加入合作社，所以到合作社裏去，因為她們的丈夫是個社員，而且使婦女們注意到合作，通常也是很困難。俄國的情

形，完全相反，在八百萬合作社社員中，女社員，共有一百四十餘萬人。內中任理事會的女理事的，共有三萬三千，而在法國，我相信只有兩位。內中任理事會會長的，甚至於有二百七十四人之多！她們組織一些「主婦委員會」與共產黨想在合作社、工廠裏所組織的「小組」的職務，有點相像。

這些合作社女社員，大多數是城市婦女，不過在鄉間，也有五十萬。不還婦女任理事會理事，尤其是榮任理事會會長的，在鄉間是比較的少。不過有一件事，是值得注意的，就是俄國的鄉間婦女，思想比男子進步得多，她們不惜與丈夫爭鬪，去參加合作的或政治的會議。據 *Izvestia* 報載，許多村裏，有些丈夫，用棍打妻子，因為她們去參加選舉，或列席會議。鄉村女合作社員的增加，會使夫妻不和的家庭，更加多了！

便是不任理事的女社員，對於上面說過的教育及宣傳的事業，也積極的參加。關於婦女的一切，如生育、性教育等等，他們無不過問。他們到俱樂部裏去，出去演講，積極的參加小冊子及雜誌的編輯及出版。希望她們也努力做戒酒運動。酒的公賣，本已由沙皇取消，現在

又由蘇維埃政府恢復，飲酒的人，又漸漸的多起來了。

她們又照應兒童。兒童問題，在現在的俄國，是最痛苦的問題之一。有人計算，父母雙亡的孤兒，現在共有四十萬之多。在六年中，先後或同時發生的三種禍害：戰爭，饑荒及革命，將這些兒童，拋散成可憐的棄兒。在這四十萬兒童中，已有四萬，變成正式的游民。不知在什麼地方，能捉住他們，便是捉住以後，也馬上逃走，他們或單獨或成隊出去旅行，最喜歡乘火車，或藏在貨車裏，甚至於或藏在火車下面。在俄國的車站裏，到處可以看見，這些衣衫襤褸的兒童，不知從那裏來的，究竟到那裏去，也沒有一定的地，他們當然傳染着一切的惡習，一切的疾病。他們完全依行乞，偷竊，搶掠爲生。這些兒童，對於俄國的將來，顯然是個大危險。不過並不是沒有人注意這個問題，有許多人，設法救濟他們。

茲將一個俄國報章所記載的一件事，雖非女合作社員的特有事業，但仍譯錄一節如下：

「在莫斯科一城，共有一千五百位少女，女工及共產黨女青年黨員，每天晚上，專去

負責追捉這些兒童。一次火車到站，她們馬上包圍住，去開車門。忽有一個黑色的小東西，跳出火車，鑽在車輪底下，從車軌上逃走。一位青年女共產黨員跑去追他。

——同志，請等一等！

不要擾我！小孩說。你滾開吧！……

在火車裏，看見有點光亮。是些少女，手執着燈，查看火車，看坐位底下，鐵網上面，有無兒童藏着。

捉住了一個。

——你叫什麼？

——伊凡，或者也許叫阿來克西斯。

——你姓什麼？

——我有四十個姓，你如要聽，我來一一告訴你。你可以選擇一個

——你幾歲？

——一千還零幾歲。

你的父母在那裏？

——在彼得格拉，住在冬宮裏。

——你的父親是誰？

——就是尼古拉，羅曼羅夫（俄國皇帝的姓名）也許是他的大臣……我已經忘記了。

話說完後，看守兒童的婦女，有一位大叫起來：『我的表被人偷去了！這一定是在車站裏，我摩他們的頭時，給他們偷去的！』

第五節 俄國合作運動的缺點

關於俄國合作社，上面所說的，許多是稱讚的話，不過請大家不要以為，俄國合作社，是極其完善，不受一點批評——完全不然。關於俄國合作社的組織及管理，時常有人表示極

嚴重的不滿。別的國家也都如此，但是俄國最多。

茲將一位工人對於合作社的不滿，所說的話，譯錄如下：

『合作社的缺點，就是商品的價錢既貴，質地又壞。一塊肥皂，在市場上買價十七戈比，合作社裏，竟賣二十二。在市場上，要買什麼，就有什麼，價錢又廉。合作社剛剛相反，商品有限，品質又壞，價錢則太高。乳油很齷齪，臘腸凍硬，皮鞋穿用不久，就完全破裂，食物裏面，常有小蟲。』

對於這些責備，當然不可以太看重了，在別的國家，也是常有的。不過有一件事，證明這些責備是實在的，證明非但管理不善，而且有侵吞公款的行爲，就是他們迫不得已而用的防備辦法。

俄國現在，也實行責任經理的辦法，合作社的經理，對於他所經售的貨物，應負責任。也許有人說，法國不也是如此？不錯，不過法國是個資本主義的國家，而在一個共產主義的國家裏，情形是應該兩樣的。而且這還不够，只是經理一人負責，還不可靠，甚至於要擴充範圍，

一個合作社的一切職員，都該共同負責。

有一個報，有過這樣的主張：

『只有總理負責，還是不夠，合作社全體職員，應共同負責，在清查存貨時，如有損失及缺少，非但經理一人，所有的職員，都該負責。』

另外還有一個報，竟主張每天晚上，合作社收市後，把門封鎖好，將鑰匙交給合作社的主持人，或交給理事會的會長。

這種掠奪合作社的人，似乎極多，竟成爲一批特別階級的人，名叫『合作的蠶食者。』在組織辦法方面，俄國的合作，似乎也有極大的缺陷。上面說俄國合作組織的特點時，已經說那種上下數級的階級制度。第一層，是地方合作社，上面是省區聯合會，再上面是全國聯合會——大家知道，蘇俄聯邦，內部的共和國，爲數甚多，有多少國，即有多少合作社全國聯合會——最上一層，就是全俄合作社總會。

在廉價及交換的經濟方面，這種辦法，是與合作的目的，剛剛相反的目的。合作的目的，本是

消滅中間人，而俄國的辦法，反足以增加他們。

這個制度的結果，是怎樣呢？農業品，先由地方合作社，售給省區聯合會，再轉售給全國聯合會，再轉售給合作總會。至於製造品，也是一樣，由合作總會，一級一級的降到地方合作社。

貨物經了這兩次的上下，每次轉手，都要加價，價格當然要大加增多，甚至於比由於中間人很多的私營商業，所加的價格外的多，格外的重。

不過合作總會的通告裏，卻說合作社所售的物品，價錢比私有商店便宜，又說私家商店，在一般的交換事業裏，所佔的地位，漸漸減小。

如果這些話是的確的，那末，由於合作社組織不良而增加的物價，比商人們因為要賺錢而加的物價，還要低少一點哩！

將來究竟如何，事實總會告訴我們，我們祇希望俄國合作社的這些缺點，將來會改掉。他們正在那裏努力，不過要有許多的大進步纔行哩。

全俄合作總會，曾有一個規定，小合作社的開銷，不得超過營業百分之七，大合作社，不得超過百分之五。物價的增加，不得超過百分之十。至於餘利，小合作社，不得超過百分之二，大合作社，不得超過百分之十。不過成問題的，是這個規定，是否一定實行——甚至於是有可能，也大成問題。

我們如果問：俄國合作運動的將來，會是怎樣呢？我們相信，對於這一點，是一點也不用憂慮的，甚至於也不要以為合作運動的將來，會與蘇維埃政府本身，發生連帶關係——這就是本書的結論。

在本書裏，當然不能做蘇俄的政治的研究。不過我可以證明，直到現在，在選舉時，共產黨雖得多數，但是這個多數，似乎漸漸減少。在城市裏，是仍得多數的。但是在鄉村裏，得到多數的，並非共產黨，而是這些所謂無黨派的人。而且大家知道，農民只有三分之一的選舉權，即是人口相同，城市裏可選舉三倍代表，鄉村裏只能舉一位。在合作社的理事會裏，甚至全俄合作總會的理事會裏，共產黨已不佔多數。

大家也知道，在經濟方面，許多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也已恢復了：如遺產權，息借，私人經營的商業，甚至於工錢制度。

不過時常有人說，俄國已經回復資本主義，這句話卻是錯誤的，俄國現在，仍有三個極其重要的集產主義的特點：

(一) 一切田地，地皮，均歸國有。

(二) 一切大工廠，均在國家掌握中，或由國家租借出去，但仍受國家的監督。

(三) 一切對外貿易，進出口業，均由國家經營。或由國家特許的合作社等團體經營。大多數經濟家，都以爲這幾個特點，已經很够使蘇維埃制度，不久就要滅亡。不過十二年來，每三個或六個月，一定總有人說，蘇俄政府，就要倒滅，但是竟未成爲事實。而且蘇俄國家經濟，漸有起色，雖是很慢，但是實有其事，是不可否認的。雖然工業生產的總數，只有戰前的一半，但是比較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〇年的毀壞成災的程度，已經很有顯明的進步了。

譬如冶金，棉紗等工業，已及戰前生產百分之九十，鐵及石油，甚至於已超過了戰前的生產量。至於農業品，已及戰前產量百分之七十左右。

據合作總會的每月通信的報告，農產品的產量，甚至於已及戰前百分之八十。

也許有人說，俄國生產的改進，便是因為漸漸的恢復資本主義的制度，這句話也許是對的。不過我們也敢相信，一部分也因為合作事業的普及，矯正並減輕了共產主義手段的嚴酷。所以如果蘇維埃共和國，能夠維持，並非因為起源於馬克思主義，而是因為已經變成「合作共和國」了。

本書譯名對照表

Auroła

梧羅拉

Anseele

安西耳

Balline

巴林

Banadowski

巴南諾烏斯基

Centrosyus

生特羅索俞斯

Copenhagen

哥本哈根

Denikine

丹尼金

Dombrowsky

董伯羅甫斯基

Dzerzhinsky

德才辛斯基

Gogol

戈哥爾

本書譯名對照表

Gracches

格拉巨斯

Guède

蓋德

Jules Jaures

岳海思

Kaline

加李寧

Kerensky

開倫斯基

Kharkov

哈科佛

Kintehouk

金楚克

Koltchak

科耳查克

Kowelewski

科瓦來烏斯基

Kremlin

克蘭林宮

Kuskova

枯斯可瓦

Lejava

萊加瓦

Lenin

列寧

Leval

勒法爾

Levitzky

策費次基

Liebknecht

李普克萊克特

Lycourgue

李巨格

Madagascar

馬達加斯加

Neva

涅發

Nijni-Novogorod

下諾弗哥羅

Oseroff

渥水羅夫

Pobiedonostsev

朴比多諾斯柴甫

Riga

里加

Rochdale

羅去戴爾

本書譯名對照表

俄國合作運動史

Schulze-Delitzsch

許爾志

Sebastopole

賽巴斯托普耳

Albert Thomas

多瑪

Potomiantz

托托米安次

Tours

都爾

Transcaucasia

外高加索

Tschaikowski

柴科甫斯基

Ukraine

烏克蘭

Vanderwelde

范德費耳德

Varsovie

瓦沙

Verechazine

費來斯查金

Von Elm

愛耳姆

Wojciechowski

梧傑也覺甫斯基

Wrangel

烏蘭格耳

Yondenitch

佑丹尼去

Zellheim

柴耳漢